孫夏峯先生年譜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孫夏峯先生年譜

湯斌等編次
方苞正訂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之三十有九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殺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慄慄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其後屢聚鄉兵。以保州部。既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幾中機辟。迹其生平。阽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後學方苞撰

孫夏峯先生年譜卷上

門人
濮水趙御衆 雎陽湯斌 上谷魏象枢 范陽耿一極 桐城方苞 編次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兩朝徵聘不就。天下稱曰孫徵君。晚年講學夏峯。學者稱曰夏峯先生。壽九十有二。按先生自敍云。余家先世小興州人。上世無所考。明永樂初。奉詔內徙。有祖諱忠者。遷容城縣東北賈家莊。家焉。田廬墳墓俱在此。是爲始祖。逾二世諱廣。廣生諱信。信生諱端。俱以農世其業。隱德弗耀。端生諱廷寶。以生齒繁衍。移居北城村。生諱臣、字敬所。由嘉靖辛酉舉人。仕至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清慎。居鄉寬忍。是爲余大父。運判公生六子。先大人諱丕振、字肯軒。以生員授儒官。運判公季子也。生平孝友。爲里黨所推。定興鹿忠節公善繼銘其墓。母陳氏。生余兄弟四人。長奇儒、字國重。抗爽有氣節。縣庠生。學使者給冠帶儒官。次奇遇、字啓運。縣庠生。六行克備。遠邇咸服其德。皆余兄也。季弟奇彥、字啓美。天啓辛酉恩貢。仕山東武城縣知縣。廉慎不愧。余祖。余少席祖父餘蔭。長依兄弟兼師友之提攜。自愧不克豎立。今八十有七矣。回憶生平。恍如隔世。兒子暨門人輩。每

詢舊事。輒信手筆之於册。志生我與成我之德於不忘也。

此庚戌冬月。先生八十七歲時自敘也。於逐年之下。僅記所寓之地間及其事與人。其文甚略。今標以爲綱。採輯事實。附之爲目。至庚戌後五年。於日譜中補入。亦準前例。

萬歷十二年甲申。十二月十四日戊時生。

先生生于北城村。南距容城縣治三里。蓋河東公卜築之鄉也。聞諸父老云。先生能言甚遲。甫言卽手指門楔字能識之。

十八年庚寅。七歲。

入小學。蒙師邑庠生槐肖林正華。

二十二年甲午。十一歲。

始學文。從師邑庠生張公鑑。

二十五年丁酉。十四歲。

入邑庠。提學御史爲周公孔教。

父命同仲兄季弟從長兄學。一日先生隨父肯軒公謁楊補庭。補庭爲忠愍公子。先生大母族也。見先生奇而愛之。因問曰。設使我在圍城中。外無救兵。內無糧草。應如之何。先生應聲曰。効死勿去。補庭爲肯軒公賀曰。此子足卜終身矣。

與鹿伯順論交。鹿公諱善繼。家定興之江村。距先生所居北城三十里。相過論交。肯軒公見而喜之謂先生曰。鹿子言動不凡。殆古之狂士。後伯順聞之曰。何以得長者之知我乎。

二十六年戊戌。十五歲。

食廩餼於庠。

二十八年庚子。十七歲。

秋八月。舉順天鄉試。主考爲楊公道賓。福建晉江人。顧公天峻。江南崑山人。房師章公石麟。湖廣黃崗人。章批其闈卷云。疾徐豐約。一準程朱。先生嘗云。余時於程朱尚未有所窺。師何所見而預爲啓佑耶。每晤輒謂學人第一要擇交。少年更爲切務。

二十九年辛丑。十八歲。

春下第。房師韋過先生寓館。人遺傳奇本於案上。韋大督過。因言古人以少年登科。爲大不幸。稍不自立。未有不敗者。先生因此益自奮勉。後每舉以告吾黨。

娶槐氏。邑庠德行生秋亭諱大成女。

三十年壬寅。十九歲。

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季父一切家務。父皆爲之經理。成軒公醇篤性成。其學得之河東公庭訓。先生家學淵源。蓋本諸此。先生非義不取。上官或有以燈火之資餽者。父母分給之。先生仍出爲公用。

三十一年癸卯。二十歲。

在北城。

三十二年甲辰。二十一歲。

下第歸。肯軒公謂先生曰國朝重制科。不舉南宮者謂之半截功名。未免降志。後當路累薦舉。先生每引此言。堅謝不出。

督學御史授父儒官。有司旌門。肯軒公以生員授儒官邑令。蔣如苹請鄉飲賓。其詞曰。品高月旦。德重鄉評。獨力養親。克篤烏私之愛。一經教子。早題雁塔之名。羽可爲儀。俗因以變。殆公實錄云。

三十三年乙巳。二十二歲。

六月八日。先府君以偶患心痛卒。越三月。營葬事成。先生居肯軒公喪。一準古禮。偕兄若弟。結廬墓側。於東南隅築時思亭。設衣冠圖書。鄉老劉廷林王動等。歲時率衆獻食果。必哭於墓。肯軒公厚德入人之深。於此可見云。○先生溽暑苦塊中病。後每夏秋交。輒痰飲嘈囋。廢飲食成例病者。幾四十年。至六旬後竟愈。

三十四年丙午。二十三歲。

居父憂。偕兄弟居墓側。

二月三日。祖母楊安人卒。安人。忠愍公再從姪女也。佐河東公宦游十餘年。衣飾儉素。年八十餘。先生嘗言祖母以勤吾父而隕命。余母勤姑而夙病。益增哀哀諸孤。籲天無路。相對飲泣而已。

三十五年丁未。二十四歲。

居父憂。仍居墓側。

九月服闋。

冬。邑紳梁如星爲宦寺所窘辱。余與諸紳士言於郡縣。事得白。書略云。異哉梁孝廉薛茂才之事。天理王法。眞是大變。夫薛瑞一小豎子耳。餘皆小豎子之奴隸耳。遂敢鞭箠孝廉。幽囚士子于奉詔入試之日。尙可謂有世道哉。閹人之熾惡。斯文之喪氣也。明公風教攸握。值此非常異惡。察其主謀者何人。黨惡者何人。嚴訊而置之法。庶穢汚刑餘之徒。猶知有朝紳。猶知有天憲。則扶文抑暴之功。高於千古矣。

三十六年戊申。二十五歲。

春。建先祠成。合祀歷代考妣。同族人歲時致祭。其基址規度。皆府君生時裁定。祠在北城。先生祀先睦族之事。各有定則。貧士皆可倣而行之。

十月九日。母陳孺人卒。孺人遘痼疾三十二年。奉姑以孝稱。家政井然。處異母妯娌無間言。

三十七年己酉。二十六歲。

春。奉母合葬府君墓。鹿忠節公爲誌銘。先生偕兄弟廬墓側。張于度果中從廬中問業。

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七歲。

居母憂。仍居墓側。

邑學博謝慕劬嘗過廬居論學。謝諱夢豹。廣東人。正身率士所著有修齋錄。

清苑賈鈳廬居紀事略云。歲在乙巳。孫肯軒公歿其嗣君國重啓運啓泰啓美同廬於墓三年。越戊申。公配陳孺人歿。四嗣君又廬於墓者三年。余按肯軒春秋僅享五十有五。其時國重啓運業聲張饒序啓泰當髫稚歌鹿鳴。巳五閱歲。啓美髮未燥。于乙巳遊頻公與陳孺人率嗣君奉楊太安人起居。甚融融也。夏無病忽歿。嗣君兄弟謂未獲申菽水一日養。而風木永嗟。安忍遺先骸于野。而偃然家居乎。乃稟命太安人孺人。就墓前橫構一室。陳公之冠履圖書。顏曰棲神堂。東南隅又結草屋如斗。南北對向。四壁茅籬塗以泥土。西向者二。一待嘻客。一貯家禮子史諸經典。北向者二。一設苦蓆長枕大被。四昆夜寢。一具突而黔。供饘粥。嗣君早暮焚香楮。奠椒漿。盥濯巾櫛。無不備。每飯踞設。遇佳辰令節。更羅列哭踊。歷三年如一日。陳孺人久患嘔。以痛公轉劇。太安人又夕陽景。兼痛公不諱。四君廬居。晨起。展拜即歸。趨兩尊人所。勉爲愉容。多方開慰。令諸婦善視膳。輒返墓間。無何太安人逝。孺人痛公又痛姑。疾益劇。太安人服甫闋。而孺人逝矣。四君既合葬。扃其家之外戶。水薪米鹽零雜。以時遞送。諸妯娌晝食一爨。夜棲共樓。並無煩四君內顧。四君一意讀禮。日在棲神堂時對。讀讀罷對泣。泣罷再讀。儼然肯軒公在上也。嚴寒。盛暑。雨雪雷電。子夜風吼。四望闃寥。當此而悲號嗚咽。眞所謂狱聞腸寸斷矣。饔飧。粱糲淡。謝絕麵蘖。鮮脆不御。如是者六年。終始如一。嗚呼。可不謂難哉。

高陽孫文正公題廬詩。容城城坳大如斗。今古賢豪來作藪。靜修之修忠愍忠。撐拄乾坤萬不朽。行天日月地江河。出奉君王入父母。孝廉嶷起兩賢鄉。手握天常爲世紐。黃金臺上已知名。高堂舞綵歌曼壽。一朝風雨下庭幃。大椿零落謝花剖。夜臺長夜寂無人。忍見野林狐兔走。九原日憶念兒心。六載枕苦相與守。諸婦同集一畝宮。僊龍劣虎聲如喝。蓼莪有句不成讀。黃土一抔淚爲阜。紫荊花爛雨盆瀝。鴻雁影聯月在牖。隴笛咽寒幾斷腸。夜烏泣雲空翹首。我親亦未嘗君食。帝書日月懸培塿。感君兄弟倍酸辛。孝子忠臣天并久。君家兄弟遠相傳。亭亭玉樹師且友。能與朝廷生異人。應得異人還報厚。

定興鹿忠節公詩云。橫礫東海揖郎山。中有一廬無愧顏。毀後僅餘眉宇在。愁來惟把蓼莪刪。地當趙北燕南際。人跨椒山夢驥間。客子語言忽可味。細詢知自見君還。

三十九年辛亥。二十八歲。

正月服闋。先生家世清白。廬居時嘗至饘粥不給。而守貧彌堅。一老蒼頭於墓傍種萊菔北瓜。其大異常。見者以爲三冬堇七年粟之一驗云。

按先生志學。當自此始。憶友人問曰。先生自考志學。以何時爲可持循之日。先生云。少年妄意功名。自兩親見背。此念頓灰。與鹿伯順爲友。初以名節相砥礪。未免走入氣質之偏處。闇然一念。自證生人面目。其實從哀慟窮苦中得來。

告同人爲割耳李節婦助葬。邑午方村節婦李氏夫死。曾割耳投棺中。誓不再適。貧老無依。先生糾同人養之數年。迄歿。爲具棺助葬。并恤其子。後其子婦復勵節。一方女教爲之大著焉。

秋。寓京師。館兵部郎杜友白家。友白名詩。山東人。嘉先生爲人。以其子受學

十一月。長子立雅生。

四十年壬子。二十九歲。

寓京師。孝子賈三槐受學。三槐字正卿。岡安人。兩廬父母墓。質過魯。先生卒成就之。

晤曹貞予先生。舉仁體以告。貞予名于汴。山西安邑人。以正學自任。語先生仁體。反覆發明。先生當下怳然覺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

四十一年癸丑。三十歲。

下第仍寓京師。居停主人牛俊臣。俊臣字仰泉。任俠好客。重先生品行。願假館。一時正人皆與之遊。

與周景文論交。鹿伯順先生是年舉進士。周景文順昌。其同年友也。因伯順與先生爲友。一日向先生索楊忠愍集。先生曰。忠愍爲世廟忠諫第一。君定不作第二人。伯順有詩紀之曰。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後周死遜瑞最烈。果第一。

同鹿伯順讀王文成傳習錄。先生初守程朱甚篤。鹿先生講次。每舉姚江語。先生因讀傳習錄知行合一。躍然有省。自是寢食其中焉。

十一月、次子奏雅生。

四十二年甲寅。三十一歲。

在京師。

周綿貞時過余邸舍。周名起元。江西人。以侯命御史在都。見先生制藝。有志之丈夫不受制于造物句。向友人曰。讀孫公此二語。令人氣躍千丈。

六月例病。與友人講習以代醫藥。先生自二十二歲廬中感嘈雜。每夏秋之交必發。廢飲食。因自名爲例病。友人許紫垣爾顯。時讀書崇國寺。常邀過其舍。以講習代醫藥。先生病漸瘳。

四十三年乙卯。三十二歲。

在京師。

爲邑紳陳見齋立嗣。陳名可成。舉人爲令。歿而無子。先生言于邑令徐君廷松。擇近支一人繼之。徐卽告奠於其墓。且出金經理其家。

四十四年丙辰。三十三歲。

在京師。

薛孔泉唐灼州賈孔瀾各遣子受學。薛之子鳳祚賈之子爾寀。後先生以長女妻爾寀

四十五年丁巳。三十四歲。

歸容城。先生居京師者六年。皆鹿伯順、范一泉兩先生爲之左右。至薪水之需。牛仰泉任之。先生嘗云。余生平稍知自勵。卽服膺伯順與一泉先生。伯順每言。以改過而成賢者。獨見范老耳。

爲牛陰兩生免大戶。太守洪振溟派牛陰兩生收糧。大戶牛爲蓬萊令學曾子。陰爲臨朐令助子。邑紳舊無此例。先生合詞致書略云。一時有令甲。一隅有風俗容之鄉紳士子。其一切養馬納糧。具無異於平民。獨於頭役一節。從來得稍一寬假。今臨朐蓬萊二君。卽於宦途若拙。叨列賢書。素稱曲謹。明公得之於月旦者自悉。今其兩子青衿也。屢赴秋闈。志期進取。乃俱不免於大戶之役。卽此時遵憲勉應。恐後來援以爲例。北海有言。民猶子也。士大夫賢子也。愛子尤當愛子之賢者。或亦養賢及民之意。古所謂君之仁者善養士。此實某等所幾幸於今日者也。

八月。三子望雅生。

冬。長女歸賈氏。先生製布衣一襲。謂之曰。汝家漸貴盛。歸寧當著此服。勿忘吾家累世布素。後女撫孤守節。壽八十餘。臨終仍以此服殮。

四十六年戊午。三十五歲。

七月二十七日。室人槐氏卒。槐孺人年僅三十四歲。先生誄有云。氏知大體。能甘貧。吾妻實吾友也。文載家乘。

冬。同楊太僕讀書西張寺。楊名茂。定興人。時李含樸鹿伯順范懷洙常相過從。

四十七年己未。三十六歲。

爲蘇湯宇與王坦山太守書略云。雄縣廩生蘇湯宇。苦心砥行。學古之士也。生平孝友。雅重鄉評。兩舉行優。荷蒙褒賞。食廩近三十年。毫無分外一事。某等結社於二十年之前。不獨文義相長。實以行誼共推。廉職方伯順、賈憲副孔瀾。俱同聲咏。姑舉其一事。有同案生王進德棄世。妻李氏貧不能養。二子俱襁褓。湯宇固寒士也。慨然捐廩銀一年。倡諸好義者。爲治喪產。迄今李氏母子。得以完聚。蘇生之修持雅多類是。今當陪貢之時。考居四等。本生閱文於病荒之際。義命自安。某等論行於考試之餘。甄拔是望。三軸士曉然知文藝之外。別有立身根本。一方風教。賴此舉矣。書入蘇生得復。

萬歷四十八年
泰昌　元年　庚申。三十七歲。

同門友任東海署雄縣諭。予過視。留十日歸。任名明臣、青縣人。正躬率士。風教大行。先生極重之。

魏廓園出使江右。訪余北城。定交楊忠愍公祠。嘉善魏公。名大中。偕鹿伯順訪先生詩云。平生幽谷間。神州恣飛越。云在北城北。不勝意勃窣。並轡獲良儔。一舍奄超忽。登堂列玉昆。藹然對清樾。久儲易州酒。佐之以殺核。懽情不自持。後先微謳發。何必墓古人。俛仰亦恍惚。遙村綠四圍。中天寫明月。

邑庠生楊格。忠愍族孫。以罣誤被黜。余代爲白。楊格被黜。人皆憐其無辜。先生言之邑令。爲申請得復。

爲孝子趙廷桂助婚。

天啓元年辛酉。三十八歲。

至京師赴鹿伯順約。

左浮丘督畿輔學。歸京師。晤於別墅。左公名光斗。桐城人。謂魏公廓園曰。予屯差學差。俱於孫孝廉有侯儀。予過容城。不能邀一見。竊疑之。廓園以告先生曰。不才繫籍賢書。院體當廷謁。予於左公有故人之誼。不往見。乃以存故人也。浮丘公聞之曰。予知過矣。乃折柬迎先生於別墅。

八月。繼娶楊氏。邑明經楊愼齋廉女。

二年壬戌。三十九歲。

春二月。過山海關。先是高陽孫閣部承宗。自請督師。鹿公伯順以參贊軍務從。約先生過塞上。居三月。得徧觀諸形勝。高陽公欲留之。先生急歸。後高陽公序孝友堂家乘有云。尹吉甫中興。乃歸功於張仲孝友。其推重先生如此。

三年癸亥。四十歲。

聞警。約同志練鄉勇。

楊生以小嫌與余仲兄成訟。八月始解。後與生遇如初。仲兄嘗言生平學力不見長益處。一訟八月、乃是磨鍊實功夫。訟事解。楊生曰。八月來血氣相激。豈不能加一言以相誣。然而不忍者。正見余信君之深也。

與鹿伯順商正四書說約。鹿先生著說約成。易州守徐恆山欲梓之。先生謂其中語有似訐者。宜訂正。鹿先生深然之。

四年甲子。四十一歲。

左浮丘僉都以忤璫去國。期晤於白溝。

爲同邑節婦陳氏舉節。節婦孫國祚妻呈詞有云。十有五歲而于歸。二十有三而夫逝。變生骨肉。既痛夫君爲井底之魂。禍起蕭牆。幾欲同夫作水中之鬼。第嬰兒在眼。稚女始孩。趙氏之孤誰憐。若敖之祀將餒。毀形以矢從一之志。斷耳以寢妬嫉之謀。蓋殘形而形始踐。苦節而節乃彰。雖本分各完。立節者固無求于世。聞風興起。旁觀者甯不有動于心。事聞。得旨旌表。

五年乙丑。四十二歲。

在北城。李天篤、閻顧行、閻國賓、張泰階、李鳴雷、洪月評、蕭雲會、王宏圻、王際明受學。

左浮丘、魏廓園相繼逮下鎮撫司。左之弟光明。魏之子學洢。各相從。時廠衛嚴緝。爲計避匿之所。左魏兩公被逮。魏長君學洢先至。有緹縈上書之志。周文選順昌亦遣使護學洢。時鹿先生以職方贊孫閣部於山海。先生與鹿太公毅然爲之保護。凡脫禍而解厄者。不獨破家不恤。亦且身命不顧。左魏諸公子弟僕從。以兩先生爲歸矣。○左僉都過白溝。先有字遺張果中。期先生相會。坐間環伺而窺聽者皆緹騎也。僉都舉止自若。徐曰。某被逮出門。八十歲老父母。一痛絕地。此情何堪。言之泣下。先生曰。老公祖朝家大老雨露雷霆。總屬聖恩。主張須蚤定。僉都爲收泪以謝。月下復邀先生會于公署。曰。適大金吾公子云。當事者定欲死楊大洪。大洪死。我輩豈能獨生。時奉聖客氏弟光先。因素不禮于士君子。每謂其善者曰。被逮諸老。一時名賢。我欲令吾母而求解於吾姊。庶可有濟。或舉此言以告左公。左公曰。可向婦人女子求活耶。殊非丈夫。先生韙之。左公又云。有一王姓者。相從于患難中。煩覓一枝。爲棲止。先生究其人。乃云。即其八弟光明也。因引與魏學洢同住鹿太公家。時往來於先生之北城。○左公過白溝之二日。廓園魏公亦逮至。爲詢果中。果中正走關門探消息。欲假半日。遇先生一晤。緹騎苦不肯待。左魏既下錦衣獄。掠追甚

廢。三日一比。五日一奏。意固不在完贓也。學淨每絮泣。食不下咽。必欲入京伺動定。又苦無安頓此身處。乃易姓名爲金子陶先生之仲兄。相我公伴之。往至良鄉。學淨次且於旅舍。相我公率魏僕入都住牛俊臣家。其僕自獄中朝暮往返。一日魏使過錦衣王沚民。王曰。令汝小主人自來他住良鄉某處。但戒嚴緝役不明言耳。左擬贓二萬。魏五千。立限嚴比。鹿太公與先生率同志者。力爲區處。炎蒸策蹇。醵得三百金。付魏使持北上。隨聞廓園公斃杖下二日矣。學淨已踉蹌扶柩去。時爲學淨下榻者。固安有賈三槐。定興有許顯達。皆取以爲入都便路。王永吉楊光夔杜濂崔庚范士楫。皆醵金之人也。

孫高陽督師關門。爲左魏事上書。

瑞難作。左僉都有字遺先生與鹿化麟云。二公道義之雅。須得一人親詣關門。知秦庭之哭。不同於泛泛。翌日化麟與先生之弟啓美。遂東行。先生上高陽書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寃。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輿歌黃鳥。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爲行哭于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謂。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蹈獻吉。何次楩敢望。恨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之感。誠亦有激于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況兩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于閣下最深且久。閣下豈無意乎。孫公見書。隨具疏爲關門事欲請入覲。面奏機宜。魏忠賢聞之。遽御牀而哭曰。孫承宗提兵數萬。爲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矣。即馳旨止之。諸公之慘禍。亦氣數使然也。○魏給事既死。左僉都之追比正嚴。先生與鹿太公計議。僉都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籽粒。爲定興開永賴之利。又爲學使者簡拔高等。悉知名士。因與鄉民約。凡十三場籽粒地。每畝捐錢一文。便可得數十萬緡。與青矜約。各隨心力捐輸。數日之內。義湊數百金。張果中王拱極接替馳至。甫至而僉都亦斃杖下矣。時共事醵金者。賈爾霖蘇湯宇李衷實陳謂言李童胡向化孔心學等也。一時道路訌傳。宦官有指而目之者曰。爲左家斂銀若干。衆皆危語勸止之。太公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老夫固籌之熟矣。先生曰。拚此一路。便無不可爲

之事。今日無不盡心。免得異日生悔。

六年丙寅。四十三歲。

周景文又逮至。其友朱完天相從。有北行日譜。

周文還又逮。時鹿伯順已從關門入里。周之友朱完天。名祖文。攜其手書云。不肖以迂愚拙直。罹此厲旨。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應歡喜順受。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反增一累。遂力遣之回。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全賴仁兄爲之覆庇。先生云。前番已歷情形。一切可省。惟訪王泣民一着。不意王出都。而周公亦擬贓五千。周之貧。不減于魏也。完天回江村。與鹿太公暨伯順先生熟籌詳計。移貸百餘金。又張希皋之八十羅萬象之五十茅元儀三十王永吉二十皆義助也。鹿先生復遣孚范質公。亦得二百。時完天勞憊劇甚。先生令季弟啓美。率鹿僕趙順送至京師。而周公又鬻杖下矣。啓美歸。至蘆溝橋。河水泛漲。居人一夜。以席捲去。啓美幾不免。并日絕食。步行泥水中。無幾微退悔。事載乙丙紀事。茅公元儀有范陽三烈士碑。蓋爲鹿太公正與先生暨張孚果中也。

七年丁卯。四十四歲。

奉聖客氏弟光先。介所知。送名馬一匹。余以家貧不能具芻菱辭。光先再致。養馬之需。以病驅不能騎

乘辭。

崇禎元年戊辰。四十五歲。

督學御史舉孝行。得旨建坊。御史李公名蕃。疏云。爲旌表事。孫某係保定府容城縣人。甫弱冠。中萬歷庚子科順天鄉試。于三十三年六月內丁父艱。廬墓旁三年。服闋。三十六年十月內丁母艱。復廬墓所。不茹葷。不入內。六載如一日。里閈毫無間言。看得本生孝根天植。倫自性敦。弱冠蜚聲。庶幾顯揚無忝。六載廬墓。淘稱明發有懷。堪勵頹風。宜加旌表。奉旨建坊旌表。仍給二丁侍養終身。官紳鄉族。欲圖建坊。謂不可委王命于草莽。先生力止之。

表元義士魏敬益墓。義士墓在容城縣沙河村。元末歲飢。鄉人鬻田千餘畝于義士。後歲熟。盡還其田。事聞旌表。里名興讓。其後人家藏有還田卷。先生復表彰以廣其傳。

二年己巳。四十六歲。

二月三日。長兄崇我公卒。崇我公忼爽。遇事能剖。有燕趙豪士風。

十月。畿輔聞警。隣邑親友百餘家。皆就予北城商避地計。邑令延予爲城守。因皆入容城。先生爲遠邇所歸。故聞警即舉家來依。先生不得已入容城。衆皆從之。先生所儲終歲之需。十餘日而盡。

茅止生從孫高陽于關門。過余北城。止生名元儀。歸安人。時爲高陽參贊軍務。高陽公數向止生有推轂先生之言。止生因來請益。先生曰。朝野屬目關門一片地。子文士之雄耳。所與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也。儻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甯有爲我用者。止生極佩服其言。後贊高陽追祖帥一事。嘗自言此可不負先生之教矣。○是年容城牛光祚新安劉之躍從學。

三年庚午。四十七歲。

鹿伯順里居。遣子立雅、奏雅、望雅、姪度雅、量雅、維雅、抱雅。就學江村。鹿先生家居講學。與先生朝夕相聚。商學問大旨。兩先生之門人。皆互相問學。先生故遣子姪皆就受業。

御史黃鶴嶺疏請徵聘。巡按黃公名宗昌。疏略云。爲欽奉聖諭事。見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清心勁骨。慷慨有大略。向在關門。閣部資其籌畫者三年。當逆璫用事之時。炙手可熱。而善繼爲其鄉人。一冷如冰。其品可知。又容城縣庚子科舉人孫奇逢。可與謀大事。向地方有事。與鹿善繼皆鄉居。團聚鄉兵。隱然成一重鎮。且至孝性成。忠義激烈。但其人恥于干謁。不樂仕進。臣在伊鄰邦作令六年。未嘗一見其面。倘以徵聘之禮行之。定有以得其用。奉旨鹿善繼等着與核才酌用。先生以病辭。

六月例病。不飲食者六日。有晉州某以一丸服之。立愈。

七月。四子博雅生。

四年辛未。四十八歲。

在里門。

建邑前賢劉靜修先生墓祠成。靜修先生墓在溝市村。舊未有祠。先生與伯順暨闔縣紳士創成之。靜修無後。嗣且力言於縣令。俾免本村差徭。以供祭祀修築。約每歲清明。同人掃墓。歲以爲常。

議李希直張希古二公。配饗靜修祠。告闔學文云。靜修先生前未有祠。自國子監丞李希直伸疏請從祀孔廟。章數上。始得旨許專祠。春秋祭祀。希直實先生之功臣也。希直立身立朝。大有裨於風教。既沒。而門人張希古紹烈。爲築室于場。告除廩米。廬於墓者三年。乃疏請爲其師建祠。遺文見在可考也。都御史李侃文集載其兄希直遺事更詳。又刑部尚書江浦張瑄集中有希直祠堂記。但荒廢既久。基址無存。按其生平精力。全以靜修爲依歸。希古又繼師志。爲靜修請從祀章數上。雖未得允。亦許紀錄。兩先生皆是有功靜修者。合宜置主配饗。

十二月。長孫瀾生。立雅長子。

五年壬申。四十九歲。

茅止生再過北城。高陽當闕。欲題先生代鹿伯順。令止生來商。先生曰。君與伯順從高陽。君之才。亦君之志也。余既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死公車。不敢借途求用。

十一月。五子韻雅生。

六年癸酉。五十歲。

在北城。

申社約。先生王父運判公。結文社于寶藏寺。至先生三世矣。課子姪輩。暨從學諸友肄業其中。爲十約以勉之。一曰立志。一曰知學。一曰改過。一曰求友。一曰虛己。一曰率眞。一曰定操。一曰尙齒。一曰肅儀。一曰固盟。○是年劉範修師因張文峯維德從學。

七年甲戌。五十一歲。

春下第。

金伯玉來晤。伯玉名鉉。都門人。爲兵部郎。參官張宏憲家。居以斯文自任。與先生論學。甲申殉國難。先生爲之立傳。

韓參夫過余論學。參夫名位。宛平布衣。與高景逸劉念臺諸公講學。至是再過先生。有送韓子南遊序。

三月。視弟啓美於武城官署。刻孝友堂家乘。哀思錄、永思錄、先嫩錄、復學本末、詔旌記、草堂闡譜。凡六種。孫愷陽、鹿伯順、茅止生諸公各爲序。

八月。同鹿太公謁孔林。

爲邑紳劉允升扶孤。劉允升任太湖令。因無子。紳士議擇爾植而立之。劉死。其從姪某利其產。誣訟爾植爲殺父。先生致書縣令直之。

八年乙亥。五十二歲。

三月。弟啓美自武城告歸。啓美公爲令不及二載。以不善事上官告歸。囊橐如洗。有武城治略、武城錄、言二卷、怡怡軒詩數卷。

九月。辭王給事保舉。禮科王名正志、河間人。保舉先生謂眞孝眞廉有體有用。奉旨取用。先生具呈力辭。再奉部文嚴催。謂不赴者除革。先生曰。朝廷以賢者相待。而士以不肖自處。何異之有。終不往。○先生具辭呈云。某學古近迂。爲儒趨腐。莫知保舉之自。見在起送之中。奉有檄文。促令赴部。此國家創開之盛興。亦學人希遭之殊恩。敢不聞命束裝。刻期就道。然士各有志。仕自有時。用才者必不強人。用世者必先度己。此其淺深分量。正可於將用未用之際。明白剖決。以取進止。蓋國家功令。首重制科。士子功名。應須甲第。此以下莫敢望焉。雖分符受事。無地不可見長。而任鉅肩鴻。有時易於見短。事不克濟者。是謂辱身。卑不及格焉。未免降志。某鄉薦有年。計偕多次。包羞點額。捲土之志益堅。帶病問方。下帷之心難死。張舌猶在。桑硯未穿。豈甘廢業于半塗。妄冀收功于末路。此先子彌留相戒之遺訓。亦不肖生平自矢之初心也。況學而不優。惡可言仕。人即知我。孰若自知。漆雕之信未能。且辭仕使。子羔之質雖美。須用讀書。願依本業而就文場。第按成規以圖進取。亦豈敢任魚鳥之性。以自放於江湖之

聞。

哉。

爲孝子李之茂辨誣。

同伯順過孫少師家。爲十日留。高陽鶴去容城百里。少師數走字期鹿孫兩先生聚晤。方訂歲一會于高陽。明年鹿公遂殉難死矣。○是年清苑王爾祿率弟爾禧從學。

黃侍御鶴嶺過訪北城。鶴嶺奉召過保定。期友人潘子美同來訪先生。潘曰。余曾過孫先生門三重。未嘗見片瓦。何以容從者乎。黃公曰。某昔以此言入告。原得之耳聞。今幸目覩矣。

九年丙子。五十三歲。

在北城。

七月。守容城得全。先生有守容紀略。直隸巡撫張其平以守禦薦。奉旨取選時加一級用。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亦以守禦薦。奉旨取選時加一級用。

七月廿九日。定興失守。鹿伯順死之。余次女嫁靈寶令楊茂子生員士宏死於井。奉旨建坊旌表。伯順之太公暨子化麟。攜家入容城。幸得全。巡撫張其平疏略云。原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千秋正氣。一代偉人。服官數十載。功績茂著。及養高林泉。惟知趺身淑世。當人心風鶴之日。遠居鄉村。儘可避難。本

官聞變激烈毅然入城止以忠義二字倡率士民爲効死勿去之計迨城破正色受刃以聖賢道義之學爲忠臣義士之舉生有令德死著芳名至如某某及楊士弘之妻孫氏某氏雖匹夫匹婦之微而義不共戴殺身成仁均之有關風化應行旌卹奉旨鹿善繼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仍建專祠賜謚孫氏等該撫按建坊旌表

與邑令議復祀典卹死事者。與邑令劉克極書略云邑前輩胡炳南登元末進士隱居自樂屢徵不就卒賜配瑩靜修載在縣誌不知何時遂失其主幸遇明公主持名教宜補此缺典置主靜修祠中城頭死事諸人既有南樓之祭鄙意以爲守城之人其飢寒亦當念也公餉尚存請動支以完此項然書生之效義與衙役之趨公想亦有差別生員胡堪夫婦同死于井生員張應熊之女死于城破挺擊烈氣剛腸可以光昭汗簡明公宜給扁旌之四境之義士烈女各爲一祠尤爲盛舉井邊烈女祠當此之時愈有關係或即以今日之節烈而附于祠中是亦前輝後映彰往勸來之大機括也孝婦劉文舉之妻張氏孝子趙廷桂皆窶人貧困欲死聞此時收貯土寇所掠之衣或各給一二件以燠其寒是亦旌有德之意

十年丁丑五十四歲

在北城

六月六子尚雅生

九月梓取節錄成。凡六卷共二十六門先生自敘略云取節者蓋自名公碩輔以暨農夫婦女凡有一念一事之幾於理道而得於聞見之眞者則急取而錄之也予竊惟古者史氏之書其於名公碩輔非爲國家建大勳勞捍大患也不以

書其於農夫婦女一言一動之根於性而中於情則汲汲焉以書非與名公碩輔之略而獨與農夫婦女之勤也名公碩輔其賢之鉅且衆者也事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農夫婦女則其賢之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是編也自癸亥迄今人不問貴賤行不問鉅細一念一事可以興豪傑而範世俗則隨筆書之間亦有其人素在可憎而偶有可錄尤不敢以惡而棄其美也王汝止之言曰滿街都是聖人焉知農夫婦女之所與知與能者非卽名公碩輔之所不知不能者乎

十一年戊寅五十五歲

秋同諸友入五峯山結茅雙峯爲避地講習之計郭扶陽衞明耿是經權等從先生入山受學

冬聞警余兄弟攜家至雙峯諸友相依而至者數百家杜君異越有五峯紀略茅止生有掃盟餘話序

五峯在易州西南九十里去容城百七十里淶王興之五子避王莽之亂隱居于此世遂名爲五公山山之下有洪元宮元儒劉靜修有方外道人留客住門前塵世倩山遮之句又東南數里名雙峯村先生結廬于此與同人修武備興文學干戈擾攘之時有禮樂絃誦之風先生兄弟暨一時從入山中者彙其詩文曰掃盟餘話茅止生序云田子春辭騎都尉之命率宗族鄉黨入徐無山中掃地而盟之從者五千餘家乃徐爲定婚姻喪葬之禮民遂以化近者丙子之役容城受攻七晝夜土垣陵遲牛羊可上啓奏再辭徵召居郭外曳杖入邑從容指授萃衆心爲城城卒得全天子嘉其功啓奏以無城而守幸也不可以再力請改築莫之應戊寅乃率其宗族鄉黨入雙峯及兵入從之者數縣累數千百人多兵冠禮樂之士乃所以整齊約束之者一如子春不半歲雖平未及爲移風易俗之事而築險肆戰之暇神閒氣整倡和爲詩歌夫舉世倉皇奔竄而處者日夕如聞甲馬聲舌不能下而啓奏能與其徒抑揚予汝以著其斐然此以制婚姻喪葬之禮何有漢之名廻鉅公宛轉兵戈之中強者篡弱者依草木死子春處之若

無事然今之強者以一死自賢弱者以能脫一死爲幸啓泰獨恢乎其不可測也而從之者又多豪傑之士出能以定變入能以樂道啓泰之遇較子春不更多乎兩徵君上下二千年皆在燕南趙北豈偶然哉吾故題之曰掃盟餘話

冬南大司馬范質公檄聘贊畫軍務辭不赴范公景文檄有云才識俱合心跡雙清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備爰資龔智用佐帷籌先生適在山中辭不往復有詩云東埜林泉曲徑環烟波深處武陵閒機緣不倩天孫補生事惟將活水湲月掛雙峯吟具癖露凝長夜酒成斑何來檄草侵朝夢肯令移文笑北山

十一月十日高陽陷孫少師闔門殉難有高陽述聞少師以元老殉國一門子死孝婦死節者二十餘人忌者尚持異議先生爲位哭以詩成高陽述聞紀殉難事甚詳

十二年己卯五十六歲

在雙峯人日偕友集竹園詩云十年回首幾風塵此地別生一樣春海上雲霞誰結伴山中歲月此逢人夢酣書榻憐余老劍舞麴塵愛爾眞鎭日竹園無俗事柴門分手月光新

春自雙峯歸過百樓耿氏掃別墅止余令其子弟受學雙峯去百樓百里往來便道耿好訥好訒與姪權迎先生於其家諸友相依而至者日漸衆門人從學日益進

擬爲鹿伯順建祠于定興殉難處爲文告同人略云惟我燕右挺生哲人生爲理學名儒死以忠節報國立誠已盟于爾室奏績隨見於當官說約一編點點滴滴述孔孟認眞諸種源源本本祖伊周以靜修養高尚志之心蹈椒山殺身成仁之事身非守土甘矢忿與城殉家在城南獨銳意而北向惟其死生之關一破遂於君臣之義了然節盡荒園碧澥孤臣之血神飛遙漢赤傾九廟之靈皇仁特許以專祠祀典豈容於久曠卜期創始既勞父母公祖之主持指日告成

尙冀友朋親知之佐理。肯堂肯構。行看廟貌之輝煌。載經載營。先問同心之踴躍。

十三年庚辰。五十七歲。

在百樓。

人日詩云。百樓逢人日。行年五十七。往事抵掌間。酸流骨孔出。田無負郭半。終鮮治生術。春官十一上。匹馬歸來疾。自分甘林壑。富貴非其質。此行雖勉赴。筋力已全失。幸有清修人。所學稱入室。朝夕共嚶鳴。何事不可畢。有兒已成行。長幼頗秩秩。大者知名行。小者亦和吉。兄老與尙酣。弟復工音律。天以娛我老。縞附民之逸。

春。視弟啓美於京師。

二月。次孫淦生。望雅長子。

春夏不雨。歲大饑。人相食。饑民嘯聚。余與百樓鄉鄰修備禦。鹿氏諸孫。盡心、洗心。杜越、張果中、鹿善治、賈三槐、陳鉉、各攜家相依。餘問業者數十人。皆環雲巖軒。書聲相接。先生暇則視諸子習射於東圃。當嘯聚肆刼之時。隣近村落。皆焚掠一空。百樓獨得安枕。○是年耿保汝極田儕蘭存芝從學。

秋。茅止生過余。同登張宏範看花臺遺址。

十四年辛巳。五十八歲。

在百樓。

王生洲訪余百樓。留十日而別。王公名孫蕃。與先生爲姻友。服闋將入都。與先生商搉天下事。論當世人物。俱在夾袋中。明年特授南御史。卽參大璫劉元斌罪狀。並羅織時賢。薦舉沈質公倪濂等二十餘人。先生集中載與公往復書甚多。

十五年壬午。五十九歲。

在百樓。

十月聞警。再入雙峯。

山居與同志約。一嚴同心。一戒勝氣。一備器具。一肅行止。一儲米豆。

告同志禁樵牧。同志既避居于此。勢必令人樵牧。或僕人無知。戕伐人樹株。踐蹈人種蓄。令土人欲恨。便是我輩之不德也。今與同志約。戒嚴斷役。勿犯此禁。昔庾巽行守禹山。與衆誓之曰。毋樵採人所植。此古人先見之明。我輩當三復斯語。

十一月望日。值聲。同人俱集五峯。忽有火逸。勢已嶽。先生爲文祝於山神。延熄。

十二月。先生六十之辰。門人戚友百餘人。介杜君異言稱觴。席地藉草。少長秩然。歌詩鼓琴。先生顧而樂之。頓忘身之在患難也。○坐中有諸壯士。飲盡歡。各以其長自負。王枝鹿後至。謂先生曰。某長于韜略。某長于弓矢。某長于刀劍。某長于火器。先生謂王生曰。子何所長。王生曰。調和諸將。某有微能。先生曰。諸子偏長。子稱兼長矣。

十六年癸未。六十歲。

在雙峯。

春。辭公車路費。

二月。五弟啓美卒于雙峯旅舍。武城公入山中。未幾即病。夜常不寐。每吟詩以遣病魔。先生輒挑燈對榻。裁句以伴之。故勞鬱成病。幾殆。武城公歿之五日。病始蘇。慟不及視含殮。數年後。每見武城公手蹟詩文。淚下如雨。

修山寨告期。

三月二十七日。山中聞警甚急。賴同人守禦得全。先是先生入山。令夏鼎相視路徑險阻。郭翼明酌度守禦情形。部署諸同人量才分守。李子靖率其子祁守阨要。自辰至午。鏖戰三時。先生各詩紀之。詳清涼寺對壘紀。耿櫨盡出其粟。供同人取給。尤先勞勩。

事平。同人擬各歸里。祭告山神。

四月。還百樓舊居。

七月。移江村。鹿靜觀邀過北海亭。贈以詩。慘澹西山來。百樓重借止。四載歷寒暄。主人情未已。君家篤世誼。拉我西江里。灑掃北海亭。歡洽濟世美。園丁繼新蔬。日夕佐薪水。兵去室如懸。豈堪爲君累。貧與道相親。太常晰妙指。衰年疎領略。願與君悉此。復有相悅時。清夜月初起。

十月。歸北城。爲弟啓美營葬。杜君異越誌其墓。先生訂輯其詩文若干卷爲怡怡軒遺稿藏于家。

邑令胡君廷佐。平涼人。聞先生歸。單騎過訪。及國初。先生被徵。嚴催就道。胡爲部郎。向輦下諸大列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我輩浮沉仕路。使孫公得遂其志于長林豐草間。是亦聖朝寬大美事。可稱先生知己。

十七年甲申。六十一歲。

春。賊李自成犯京師。擣家復入雙峯。先生有野哭詩云。至尊挺英資。卓哉有爲主。繼統十七年。日思起隋窳。無如臣道微。有鼓而無舞。一朝天運摧。剛性不肯俯。惟君死社稷。大義有所取。雖未奏雍熙。綱維天地柱。后縊女先刃。神欽鬼翼。怒高皇鷹笑迎。謂不辱祖父。嗟余草莽臣。有泪徒謏謏。名列薦舉間。論勳實有譜。無力可殺賊。生也竟何補。

四月。僞令馮持李賊檄迫赴京授官。不赴。時先生在山中。移避新安水鄉。欲漸圖南徙。賊勢方張。所在嘯聚。乘機思掠。鄒從山中傳一僞檄。水鄉亦傳一僞檄至。款列多端。首嚴把棍擄掠。羣小聞之。斂跡。迄賊過。竟無敢犯者。事後知先生仲子奏雅與耿子檻所爲也。不動聲色。而地方得借以安。先生嘗爲同人言之。○先是茅止生考黃巢始末曰。非考黃巢。考李自成也。先生服其先見。

五月。爲大清順治元年。自水鄉歸北城。遂病瘡瘍。

八月。三孫潛生。立雅次子。

九月。巡按柳公以地方人才薦。奉旨送內院。吏部啓請擢用。令有司敦促就道。以病辭。柳名寅東。先生呈云。某中明朝庚子科舉人。迄今四十五載。行年六十一歲。然三十年來病胃痼疾。每犯輒旬日不食。坐致筆硯荒蕪。耳目昏瞶。邇復新病瘡瘍。纏綿不脫。親友交憐其危苦。某亦自厭其餘生。不意啓薦所屬。猥及庸陋愚昧。固自感知。殘喘實難就道。且其狼狽顛頓之形。皆明公所目覩。而

非耳聞者也伏乞俯鑒衰困據實轉申則新朝德意當事陶成某即伏枕敢忘銜結

十月避瘟疫攜家三臺寓梁桂林春暉堂會諸友於靜修書院有渡江賦辨歲暮復歸里邱文莊濬謂靜修先生作渡江賦幸宋之亡竟以此阻從祀先生曰渡江賦哀之也時李完一李允繩崔承一李鄴蕃諸子嘗講習于書院

二年乙酉六十二歲

在北城清苑高薦馨鎬、新安魏蓮陸一鰲、李晉亨知新雄縣馬習仲之馴容城孫備九鳳立從學

三月劉玉孺司馬遵旨舉知奉旨送內院考試以病再辭劉名餘佑順天宛平人

薛祭酒行屋以讓賢薦具以病辭薛名所蘊盂縣人疏稱國學爲教胄之司傳經育才厥職甚重苟非其人鮮克勝任元用許衡吳澄輩爲祭酒一代文教媲美古昔有由然也今翀業之初即選滿漢子弟絃誦澤宮作人之化度越往代而以臣謫陋濫竽司成心竊愧之訪得保定府容城縣舉人孫奇逢以庚子賢書隱居教授四十餘年學深稽古志切希賢澹薄甯靜絕意仕進遠邇之士聞風矜式特下弓旌徵聘出山以長成均師道立而善人多其庶幾乎

三年丙戌六十三歲

三月。移居新安。寓薛錦軒別墅。額其齋曰雲宿舍。是年春。先生田園俱供采地。遂驅車入新安。先生身無長物。到處户適屢經烽火。聞警便行。嘗云古人有言。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言人信不及。以余觀之。少不爲貧賤所困。老不爲貧賤所棄。今而後但求不負此貧賤耳。

門人高薦馨王五修孫備九請余錄問答語自此始。先生與鹿先生力任斯道。嘗云伯順以一人而兼直諒多聞之益。自鹿先生歿後。日與及門反覆發明。皆言奉教于江村吾友者。如江村所云。五經四書。只一句話。可以了當。千聖萬賢。俱是發明此理。只一個隨時隨事。體認天理。則五經四書。皆我註脚。還有甚不了當處。然此理包天地。貫古今。歷從來多少帝王賢聖發揮不盡。卻一一全備于我之一身。故曰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有不能領會處。試默默向自身上體驗。便自了當。

問鹿先生談柄多拈象山陽明念菴語。三先生之旨趣。自無不同。而周程張朱之旨趣。豈遂有異乎。先生曰。三先生近裏着己。純是提醒昏夢。搜掠肺肝。直接孟氏之傳。須知從古聖賢。都從立身行己處取齊。微有異同。自不必論。如周程張朱本同也。而細論之。特以師生兄弟未分門戶耳。如朱陸本不同也。而朱子自謂南渡以後。八字着脚。眞實理會。惟我與子靜二人。後世學者實修不講。專較語言文字。此正不學之過。從今後只理會其同。不必究晰其異。乃是眞切爲己之學。○是年都門金仲遠鏡、新安王五修之徵仇異渥憲穆從學。

四年丁亥。六十四歲。

在新安。新安令王孟山家楨下車之日。即謁於雲宿舍。孟山、淮安山陽人。令新安有清惠聲。後令永年時。仍執贄稱弟子。

邑有十老社。月一會。令子弟行酒。余仲兄亦與焉。端陽日。張于度與相我公至新安。先生集諸老爲尙齒之會。長于先生者。仇繼軒八十有一。羅好軒八十。相我公六十九。仇覆聞六十八。薛錦軒六十七。楊懷秋六十六。少於先生者。魏明楨六十一。張于度劉元樸王翼明皆甫六十也。

五月。訂高陽孫文正公年譜成。文正公舊有譜稿。未及授梓。而遺失殘缺。仲孫之蘅求先生補輯。訂成二卷。

纂輯理學宗傳。先生舊與鹿先生搜錄諸儒語錄甚多。書帙浩繁。經兵火散佚不全。至是高鎬王之徵陳鉉與先生季子博雅。手爲抄錄。皆先生幾經評閱。嘗云諸儒學問。皆有深造自得之處。故其生平各能了當的一件大事。雖其間同異紛紜。辨論未已。我輩只宜平心探討。各取其長。不必代他人爭是非求勝負也。一有爭是非求勝負之心。卻於前人不相干涉。便是己私。便屬浮氣。烏能近裏着己。眞切了當自己性命。此病關係殊不小。

五年戊子。六十五歲。

在新安。

春。修新安縣志。先生爲義例十則。謂節婦義夫。非蓋棺不得書。孝友義讓。不可自爲乞請。子孫不得爲祖父過爲溢美。採訪不得以喜怒而加妍媸。立傳勿以不耦而掩大節。名宦須造福於地方。鄉賢務有裨於風俗。矢公矢愼。勿濫勿遺。與高

鑿墓修逾三月始成。

秋。雲宿舍爲淫雨所壞。高侍御暨諸門人爲余築雙柳居。在學宮東。先生同諸子誦讀於學宮。顏乃來有聯云。近聖人之居。教亦多術矣。守先王之道。文不在茲乎。○是年安肅于杜若鴻漸、謝彝甫皇錫、清宛王寰之延襄從學。

冬。爲鄔廣文孝徵歸櫬。新安學博鄔萃。號石首人。與先生友善。卒於學署。其子孔彰在楚路阻。不得聞訃。先生致書楚學使王天錫資之北來。高侍御似斗資其歸。時有以路梗難之者。孔彰曰。俟路無拾遺。先子無歸櫬之日矣。與老僕挽柩而行。先生壯之。竟抵石首。

十二月。四孫淳生。望雅次子。

六年己丑。六十六歲。

在新安。選陸放翁詩。手題云。劍南高曠超逸。名之曰放。誠自爲寫照。其甘貧愛閒。慕隱喜幽。更有當于老懷也。至其生平大節。都在聲韻字句之外。讀垂老示兒詩。是豈可以詩人目之。

春夏之交。水鄉萑苻將作亂。歸北城。

十月。仲兄相我公卒。襄葬事。相我公柔善有執。族黨無間言。彌留時神氣安閒。一語不稍亂。年七十一。先生爲次其年譜。○先生南徙辭墓詩云。竹馬肩隨近古稀。白頭心事更依依。荆花落盡難歸樹。目斷天空一雁飛。

十一月十日告墓。攜家南徙。留長子立雅守祠墓。至祁州。刁非有掃別墅止予。遣奏雅韻雅率族黨親友南行。先生南徙。族黨門人相從者數十家。里族依戀不忍別。至有追送一二百里者。沿途人爭挽留。儼然花外小車景況也。○非有名包。博學勵節。爲左忠毅公所選士。先生與之講論甚多。

同李符夢謁橫渠張子祠。張子曾宦祁。故有祠。陽明門人徐曰仁亦宦祁。與張子同祀焉。符夢名艾園。有志於學。先生教以東銘爲入門功夫。西銘爲學之本體。所謂無內外。無小大。一以貫之。符夢聞言有省。未幾而歿。先生惜之。

日譜自出門始。先生自敘略云。自丙戌後。故園不可居。寄渥城者四越春秋。己丑五月。吾邑不戒。故園益不可一日居。思卜築河朔。漸圖渡河渡江。幼子爲就婚茅氏地。行塢薛君於共城。林盧兩山中。各爲廬舍待余。玉孺劉君復爲計卽次之安。予始於己丑仲冬至祁州。刁非有孝廉。下榻挽留。遂令奏雅韻雅先行相視。明年春仲。奏雅自淇水來迎。遂南發。來此五閱月。千里之山川人物。或得之耳聞。或得之目睹。已大半在吾意中矣。予束髮論交。以友朋爲性命。今海內故人。淪落殆盡。是譜也。自出門相與之人。有倡和。有郵寄。有答問。又因而有所聞節義之事與志行之人。皆譜之。爲磨礪省躬之助。○是年易州盧兆堂執贄於祁州。

孫夏峯先生年譜卷下

順治七年庚寅。六十七歲。

二月。自祁州南發。望雅。姪量雅。攜家從。留博雅。尙雅奉其母在祁。時王之徵同博雅留祁。徒步送先生。不覺三百餘里。至廣平。聞其母追尋。始歸。先生贈以詩曰。塵沙眯目透重裘。借爾衝風興未休。識得友朋眞趣味。便知陳蔡也非憂。○先生途次藁城。晤毛晴嵐三光。磁州晤張湛虛鏡心。肥鄉晤賀宣三應雄。

四月。抵淇縣之西崗。奏雅韻雅先同族黨親友在此。

五月。來蘇門。同三無老人讀易於聞嘯樓。三無老人李嵗、字霞表。雄縣人。精於易。先生著讀易大旨自此始。

七月。移入共城。顏其室曰留雲舍。麗事題柱云。半畝亭臺唯種月。一家生計只依雲。

十二月。奏雅博雅奉其母至。

是年新城壬申之餘佑定興馬構斯爾楹成安李含生之藻王玉乘元鑣新安李性甫體天李仁甫合天李信甫明天安邑馬振公允錫馬宜公載錫從學

勵學文無窮身世有用精神日圖晏安積成暴棄時爲警省漸入精微古人吃飯著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總非行己立身日用之功惟靜心可入學問之道非勝氣能參讀有字書要省無字理學而時習習何事與逝者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造端三月不違愈見不足日月之至盡有可觀富貴利達人一轉念即豪傑矩行法言士聊失足成凡民賦性原同因習而遠降才雖異情發豈殊夜氣猶存當默省梏亡我者何事雞鳴而起急追尋舜跖分者何途但求放心要在責志功有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舉業不妨德業學詩學禮獨聞亦是共聞父兄師友之間反躬無愧起居飲食之際樂趣何窮仰望同人告教小子

八年辛卯六十八歲

在輝縣。先生語餘佑諸子曰余五十年始識一貧字正賴有同志者實履其境而深咀其味昔伯順嘗云我於貧字未嘗身試之所稱無諂無怨終是虛談今我輩以貧賤之身值流離憂患之際典琴書質簪珥忍病停藥日不再食者屢矣對妻子似難快心對同志應無慚色此字不明終非眞實學問大家不講明終非力砥流俗之意也餘佑因名其齋曰共飢○又曰昧爽丕顯千古治心之學達而在上者著落在平章協和窮而在下者著落在修身求志阨窮患難者著落在空乏憂虞舜說諸人不閱歷山版築深咀艱難之味烏能兼善天下空乏時丕顯與協和時不顯總是一樣戒慎恐懼以提醒此心耳

四月十九日繼室楊氏卒於共城旅舍。楊孺人攜非己出之子女終身無間言前後六人各不見其爲異母也前配槐孺人有母年老孺人迎養於家事之如母里黨賢之先生終身貧旅不事家人產嘗

以一布囊貯米。經年不能滿。孺人絕無慍色。

六月。葬室人馬玉笋贈夏峯地寄厝。

是年安邑景乾禎應熊。汲縣孟二青瑤。暨雄縣王生洲子一廉從學。

九年壬辰。六十九歲。

春。衞河使馬玉笋以夏峯田廬見贈。爲諸子躬耕之地。先令韻雅督治。玉笋名光裕。山西安邑人。

謂諸子姪曰。汝等學稼。吾慮汝不明習此事。而小視之也。舜耕歷山。尹耕有莘。亮耕南陽。此是何等勳業。孔子於樊遲。乃鄙而小之。此中道理甚活。正不相悖。當舜尹躬耕時。渾身備禮義信之用。故能成舜尹事業。孔子大道爲公。正欲偕及門共興東周。納斯世於鑿井耕田。家給人足。豈區區以百畝之不治爲憂哉。今日寄居蘇門。不耕無以爲養。且無以置吾躬也。不有畊者。無以佐讀者。況負薪挂角。古人何嘗不兼盡於一身。吾老矣。此躬不力。望汝等並耕不怠。○謂族孫戚舊曰。汝等千里之外。既偕余來。復偕余止。各分田數畝。以共余耕。年之豐歉。有無共之。我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願各去私心。勿負閒氣。各有父子兄弟夫妻。各安本分生活。吾之心事告汝。望汝大家聽信。且轉以告吾鄉之附近居此者。

十月。移居夏峯。榻銘。兀然一榻。每坐夜分。竹戶繩牀。風雪時聞。疎籬敝席。樸陋無文。客至時常乏酒。自奉安必有軍。旁人竊笑而竊憐。病叟心安而意欣。幸諸孺子長幼成羣。誦詩讀書膏續。香焚長枕。大被至性氤氳。兄弟而兼師友。眠食起居

隨意適形。而不覺其紛紜。各爲忍慟於其母。故念其父而彌殷。此一榻也。莫嗟落寞。莫厭荒涼。不愧乎一室之中。便可以策千古之勳。

順天巡按御史陳淳水舉山林隱逸。奉旨著督撫按起送來京。陳名棐。河南光州人。復寓書令潁州劉公勇體仁商進止先生復書辭云。衰病腐儒。謬辱大疏。齒及奉旨起送。顧某何人。邀此異數。然承國士相遇。不敢不披衷以陳。某五十餘年老賢書。未嘗就一官。跡似於隱。然實非隱也。病也。平生多病。兼短於才。儻不自揣。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歸。區區不足惜。不重爲明公知人之誚乎。年逾七十。終老烟霞。得藏一日之拙。正所以報明公千載之知遇也。

十年癸巳。七十歲。

春。有十老社。月一會於百泉。蘇門社題辭。衞水悠悠。源泉混混。人以地靈而聚。地以人聚益靈。吾黨數人。地分四省。偶來借閒於此。遂爾託契於心。或素嗜烟霞。而渴冥不下。或身經仕路。而鶴性難馴。或冷署優游。而默探乎學旨。或寒窗攻苦。而久澹乎名心。均抱用世之才。具有脫塵之想。一觴一咏。卿適此日之性情。斯地斯人。永作千秋之盛事。古人豈難並駕。我輩猛自交修。非敢素餐。用申盟好。○會約四則。一崇儉。一崇儒。一受善。一忘己。文載集中。

正月。長曾孫用柔生。瀾長子。

三月。保定太守胡蒼恆兩次催檄至。具書辭。以巡按御史陳薦奉旨起送故也。

四月。讀朱子晚年定論。先生手書曰。晦翁六十歲後。因目病靜坐。痛悔向時工夫。止是談論文義。於日用全欠檢點。深省痛懲此是晦翁天資醇篤。眞切用力。自覺自證。他人看不透。信不及。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以故於子靜陽明之說。紛紛抵捂。忘其爲效忠之良友。謬以爲豎敵之讎人。聖道大公。而學人自私。以爲尊晦翁。乃不尊其所悟者。而偏尊其所悔者。晦翁不有餘恫乎。不能規古人之藩籬。徒爲古人爭是非。此最是學人大病。

問朱陸同異。先生曰。鵝湖之會。人皆咎其不同。余謂道一而已矣。不同宜求同。所謂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夫至於同。萬不可強不同以爲同。由求不同於游夏。游夏不同於顏閔。點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我則異於是。不同何病。皆足入道。使當日弟兄友朋之際。不求心之安。強爲說之同。是扶同也。先儒實地用功。不狥情面。子靜之言曰。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晦翁之言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眞實理會。惟某與子靜而已。見二賢克己之學。偶爾辨論不合。正不足病也。

憶三君詩序云。三君者。謂無錫高景逸。關中馮少墟。吉水鄒南皋也。三先生於神廟時。聚講京師。偶觸其遺事。悵然恨昔日之未獲一見也。因追憶之。以志企慕。○憶昔神廟間。海內推三老。都門設講堂。福清爲王道。時彥蔚如雲。日夕資探討。我時游京師。攝衣欲往造。友人偶有見。尋師當自考。未幾三老去。我亦竟潦倒。今逾三十年。海內鮮盟好。後輩律前輩。方悔見未蚤。初疑賢才生。天地實浩浩。曾閔與由賜。接踵入懷抱。誰知竟不然。眞人非易保。卓哉三君子。立身如日杲。言爲世羽儀。披對塵心掃。古人異代交。猶思薦藻。我雖覿面違。私淑豈草草。

十月。讀羅念菴集。手書云。念菴、陽明之功臣。龍谿之益友也。陽明良知之說。本之孟子。不慮而知。龍谿遂以爲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或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此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一覺之頃爲實際也。念菴曰不然。陽明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蓋以一端之發見。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得

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念菴集中多以此立論。故曰陽明之功臣。龍谿之益友也。

六孫溥生。奏雅長子。

十一年甲午。七十一歲。

二月。赴磁州張湛虛之約。張名鏡心。潛心易學者有年。期爲洛社之會。先生過之。留月餘。張公有子。十年不得見父矣。其姪亦失歡於其父。擯不得見者三年。先生爲之調劑。俱父子如初。

南和白函三謂先生曰。學問從源頭上理會。併理字也無。先生曰。人生而靜以上。雖不容說。然理卻是天之所與。至其下手工夫。須隨時隨事。體認天理。

四月。過東昌訪張蓬元。張名鳳翔。萬歷間與涇陽景逸少墟南皐諸公講習。頗久。歸田後。數走字期過百泉。先生至磁。因攜理學宗傳就正焉。張諄諄於姚江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不能無疑。先生曰。古人立言。意各有在。一人之言也。而前後不同。孔子與及門論仁論孝論行。豈能一一同乎。夷尹惠皆聖。微箕比干皆仁。有程朱不可無陸王。遵程朱者是欲因程朱以見尼山。遵陸王者是欲因陸王以見尼山。四子俱非盡境也。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此聖學實境界。蓬元深然之。復出所著書八種。令先生爲之箋訂而別。

七月。歸過湯陰南城坳。避貴客。爲礮所震。耳遂聾。先生此行。有遊譜。張蓬元序云。昔陳太邱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於時太史奏稱眞人東行。天人相感。自古志

之矣。容城孫啓泰先生。前朝公車不赴。清朝徵辟不起。蓋龍德而隱者也。甲午夏四月。自蘇門訪余于東門人馬構斯。季子孫君孚。扶侍以行。所過與人臣言忠。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悌。望者以爲高潔不可及。而卽之甚恭而溫。油油然有萬物一體滿街聖人之意。先生之學學於天。怡然與造物同遊。故遠邇爭迎致之。非人之所能爲也。遊譜有言春秋以天自處。二百四十年此天。二千四百年此天。二萬四千年此天。此是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統體本領。故高尚有其事。事天其事也。以其時居上九。事在峻極之天。故志尚甚高。非以高尚爲事也。先生體認天理。處處見之。晝爲宵得。則隨筆疾書。間形歌咏。自家居以至之衞之齊。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天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而天極常止其所而不動。人知先生之行。不知先生之止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周天自行。太極自止。動中有靜。未可歧視。譜中固嘗言之。太邱風誼似先生。而學問遜先生遠矣。

是年太康耿太炤耀耿亦瓊帝德。肥鄉李元善貞吉從學。

七孫沐生。尚雅長子。

十二年乙未。七十二歲。

春。集晦菴文鈔。先生題云。宗傳舊選朱子。止取晚年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朱陸當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余惟道問學與尊德性。原是一樁事。正不妨並存。見聖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簡朱陸始焉不合。繼焉漸合。終焉相合之語。俱列於冊。見友朋之益。相得之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並不知朱。必以爲到底不合。至舉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奬之。此與朱陸何涉。適足以明己

之拘而不大。千古學術。豈一己之意見遂爲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盡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姚江亦無王伯安。○問晦翁陽明之學。先生曰。門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際。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歿。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詞章繁興。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陽明之功也。然陽明歿。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

十二月。王天錫重刻鹿伯順四書說約於楚。索序。先生序略云。鹿子說約久已梓行。其旨蓋取子輿氏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與約非二也。博原自約出。非約不能博。約原自博具。非博不能約。是義也。孔子固嘗言之。顏子亦身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之中和位育。一歸于愼獨。迨至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博矣。而一廷授受。執中而已矣。不獨帝王四時行百物生。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一越其宗。即爲畔道。即諸儒繼起。各以所見爲發明。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說約之旨耳。今天錫復刻此編於楚。意謂伯順之說。得之陽明最深。而說最相合符。余謂由陽明而子靜。而周程張朱。豈有不符者哉。由周程張朱而顏曾思孟。以溯之孔子。豈有不符者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者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即合亦離也。切願學者。因伯順之說。而觀伯順之行。余自丁酉交伯順。至丙子殉義之年。蓋四十載。深知其爲渾成虧齊得喪。一死生之人。故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語言文字觀也。伯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爲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哉。

先生語諸子曰。自渾樸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我輩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干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方見冶鑄之手。

十三年丙申。七十三歲。

九月。題夏峯草堂曰兼山堂。友人問卦之變也。乾可變而爲坤。坤可變而爲乾。六十四卦遞相變。以至於無窮。其不變之義安在。先生曰。有立於卦之先者。太極是也。二氣五行相推相盪。天人理欲互消互長。而太極終古自如。善變者。陰變而爲陽。化小人爲君子。不善變者。陽變而爲陰。化君子爲小人。艮背無咎無妄可貞。此易之所以教也。以兼山名堂。意有取於斯。○三無道人聯云。兩山相兼。土之藏。水之潤。風之散。日之暄。氣至化行。總是無聲無臭。一背自止趾之動。腓之隨身之安。輔之序。事因時起。依然何慮何思。

十月一日。移先位於兼山堂之西。先生手書家祭儀注于壁云。久離邱壟。萍心未定。祭薦缺疎。邇即次稍安。移先位于斯堂。庶朝夕得依靈爽。凡我子若孫。入廟思敬。酌立儀注。願身先之。○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朔望焚香拜。○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令子孫供執事。○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忌辰設食拜。子孫素食。不宜享客。○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吉慶事。卜期設祭。○兒女婚姻。炷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歡。○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先生復手錄先儒時祭祀先諸則。揭之於壁。與子孫反復發明。至所書儀注。以身爲教。即疾病木訥。少懈。每遇兩先人諱辰。猶齋戒不與讌坐。色慘淚零。終身如一日也。立雅欲歸故園。破屋殘田。思爲料理。先生曰。我正欲汝去料理。跟尋祖宗舊業。竭力修築耕耘。守而無失。但恐汝力薄骨脆。不能承任。抑知昊天上帝爲生人一大主人。翁乎。日月星辰。則主伯亞旅也。山河大地。則田廬臺池也。元會運世。乃所以永遠爲業。堯舜禹一中授受。乃傳祖業之人。姬公仰而思之。孔子終日不食。則清理祖業。思爲子孫萬世貽謀之計。顏之克復。曾之忠恕。思之戒懼。孟之仁義。皆謹守先業。不至荒墜。周之太極。程之定性。又從荒墜中而得其不絕之緒。子靜宇宙吾分內。陽明六經皆册籍。皆祖宗舊

簿也。而恍惚遇之。其間身版築之勞。躬耕鑿之力者。隨時隨地。未嘗乏人。然零星曲隅。未覩大全。猶以溝澮而侈言溟渤。邱垤而高談華岱耳。屋破矣。田殘矣。而廣居安宅萬古常新。自開闢來。火不能焚。水不能溺。家家有此祖業。家家不能料理。一任頹敗荒蕪。絕無有過而問焉者。天無日不生人。而不能得一承家立業之人。天負人耶。人負天耶。汝能料理及此。方是肖子。

爲槐廈堂歸槻。槐名公御。槐孺人從弟。魏縣廣文。卒於任。貧不能歸。槻先生糾同人助之。三喪皆得歸。

是年。武陵杭行麓世拯從學。

十四年丁酉。七十四歲。

在夏峯。

三月。渡黃河。至杞。主孟調之家。楊方伯聞之欲晤。先生不入城而返。

七月。尙兒洰孫入輝邑庠。先生在輝。本寄居。自此入籍。

八月。鉅鹿楊猶龍過訪。時殷伯巖申孚孟俱集兼山堂。猶龍名思聖。嘉先生久在杞不得晤。故來訪於夏峯。時先生有畿輔中州人物考。楊留心當世人物。與之參訂殊多。伯巖

名岳雞澤人孚孟名湘光廣平人節愍公冢子俱問學於先生。

九月。八孫浴生。尚雅次子。

十一月。九孫浴生。奏雅次子。

十二月。中州人物考成。自敘云。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賢豪長者。同時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取善于鄉。可知也。過去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尚論于古。又可知也。語云。蓋棺乃定。姑無論同時。則尚友古人。可或靳歟。殘年山居。無所事事。偶於素聞素見者。得百餘人。均之爲人物耳。或以理學著。或以經濟稱。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抒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亦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正之謂也。此五者途轍雖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請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同矣。余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戡亂。益贊堯德曰。乃武乃文。智信仁勇嚴甯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武著稱。抱道於身。未用於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我無不可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敘列入科。而以隱逸終焉。

是年。新安楊乾行行健。新鄉郭驥臣迓熙。郭駿臣遇熙。大興李弈倩滋。大梁黃載公載從學。

十五年戊戌。七十五歲。

在夏峯。

先生題壁云。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逝去已成逝水。無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二月。畿輔人物考成。其規模次第。一準中州考之例。

三月。葬張于度於夏峯北原。爲作傳。先生誄以文略曰。于度爲伯順高弟。從余入山入水。五十年未嘗或離。左魏之難。履虎尾涉春冰。烈士之名滿天下。卒歸老于蘇門高蹈遠隱。志士不忘。在溝壑其庶幾乎。

七月。輯兩大案錄。先生自序略曰。兩案錄者。一錄從來創業之君若臣。一錄從來中興之君若臣。蓋千古之英雄豪傑。經世宰物。莫有外焉者。故錄之也。或曰。主聖臣忠不必盡在創業興中興。何獨錄此。曰。此原不可與守成者同日論也。不階尺土。不籍一民。赤手而混一海內。此誠難矣。噓既燼之灰。尋已墜之緒。疎逖而恢大業。亦豈易言。然中興者。又視創業之規模小大。元氣厚薄。以爲後起者之綿促。漢高以匹夫而有天下。東漢節義之盛。超軼前代。昭烈猶能以偏安一隅。繫漢九鼎。此古事之可見者。蓋天原不輕生一大有爲之人。經幾屯蒙。歷塞戕夷。殺戮之慘。始生一人焉以底定之。而一時之雲龍風虎。共濟時艱者。無一非承帝心之簡在。而此一人之與衆人。猶不知費幾許心力。歷幾多死生。而始成此永清之烈。以仰答天心。亦艱矣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若以易心承之。鮮有不顛隮者。人徒見功之難成。若謂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且疑天之私暱奸雄。豈知陰陽消長。氣機感召。有數存焉。卽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兩案之人。不能盡舉。舉其著者。亦有我見爲著。而人見爲平。人見爲平。而我見爲著者。各從所見而已矣。

九月。題餓夫墓。餓夫姓彭名之燦字了凡。鑫縣諸生。甲申後棄諸生來遊河朔。依先生以居。紳士爲授粟。夷然不屑。有延之訓子者。不往。竟坐死於嘯聚之傍。先生義之。題曰餓夫墓。有文有詩紀之。

冬。王申之率同人魏蓮陸等。葺余西山舊廬。爲雙峯書院。易州隰崇岱書於石以記之。餘佑與同人講習其中。

是年陽武王君佐。際三原武張天章。燦然。新鄉郭熙侯。治化從學。

十六年己亥。七十六歲。

在夏峯。示諸子曰。鄒子東廓嘗語同志曰。除卻自欺便無病。除卻愼獨便無學。此語原自道得。盡千聖萬賢眞切做工夫。只要愼獨。愼獨者正愼其毋自欺者也。古來自欺者。莫渦鄉愿。故聖門痛斥之。衆皆悅之。欺人也。自以爲是。欺己也。欺愈工而斲吾眞也益甚。自非獨勘獨證。戒懼提醒。終無自慊之路。爾輩誘染未深。天機用事。宜早致審於欺慊之介。尙其勉之。夙夜勿忘。

三月。四書近指成。先生自序曰。或問學何爲也哉。曰。學爲聖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烏能學。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亦學吾之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操功卻在日用飲食之間。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元公曰。聖希天。明道曰。聖學本天。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天之外復何事哉。夫子假年學易。而以不息法天行。在春秋以天自處。卽魯論二十篇。大之言仁言德。細之日用飲食。名色雖殊。要之文章皆性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以至誠配天。同一不已。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時習之學。殆所稱盡人以合天。則人也而實天者乎。魯論所載。無言不可會通。然其教之所重。而本之所匯。則

時習一語足盡諸賢之蘊故曾子得之而明德至善子思得之而修道而教孟子得之而集義養氣以塞天地皆所謂一以貫萬者耳不能得其一者讀書破萬卷究於自己身心毫無干涉窮年矻矻終老無聞余嘗與及門二三子拈學而時習一語六經四書不能滿其分量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即如清任和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殷有三仁焉支分派別之中自有統宗會元之地若其必不能一者是其端與我異者耳非本天之學也夫子嘗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亦曰我知言魯論二十篇無一言不傳聖人之精神色笑而出二千餘年學聖人之學者戴聖人之天而忘其高履聖人之地而忘其厚此仲尼之天地所以爲大也劉靜修著有四書精要惜久失傳鹿忠節說約一編刻畫生動余耄矣偶讀論語復識數言於其首標曰近指以告吾黨士之共讀

論語者亦以示不可求之於遠且難之意

寄西華左令貴治自逆闖肆虐有蹈東海而不爲之臣且恥與之同姓理寒石璽和者世所稱魯仲連後一人也僕素未識其人其風尚可廉頑立懦聞其家有老母僅一妾與兩幼孫侍晨夕有子爲高節不能庇其母此固仁人君子所惻然而深念也僕訪其詩文零落尤甚惜之足下維持風教使寒石之精神常在天地間而表章之功亦與之俱永矣

雲南盧頌蓼貧老不能歸里余言之僑寓諸紳修養老之禮盧曾爲衞廣文年九十餘無妻子先生倡養老之舉時王蓼航爲具棺郭公望每歲爲授衣

諸子立會孟城月兩會文每會問先儒學術異同或禮制祠祀錢穀之事使自爲條議以質之

是年易州田治埏迺歆安肅趙炎杞縣劉昌石始昌從學始昌爲文烈公家孫以文烈公集乞序武城王國鼎舊師事啓美今爲汲丞復從先生學

十七年庚子。七十七歲。

在夏峯。友人問執中之傳。肇自虞廷。子思子又加一庸字。豈以中之意有未盡乎。曰。中元虛茫無把捉。庸平常確有持循。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傳者中而意即庸也。非有二也。故德曰庸德。言曰庸言。只此一庸。而聰明識解之士。多消熬不過。不跳於異端。則廢於半途。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庸莫庸於子臣弟友。而盡分難。庸莫庸於喜怒哀樂。而中節難。識庸則識中矣。○又曰。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證聖。世人莫之信也。夫聖也。而能離此日用飲食乎哉。行庸德。謹庸言。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子曰。吾無行。不與二三子。正言此日用飲食也。能於此日用飲食而無慚。便可以俟千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也而忽諸。

二月。次曾孫用霖生。瀾次子。

三月。考蘇門遺事。先生自序略曰。事何云遺也。萬歷庚辰以前。輝有志。百泉有志。事何以遺。庚辰以來。將歷三世。道之升降。政之因革。與人才之消長。孰爲綱之紀。之經之綸之。而使之不遺乎。辛酉孝廉王遵道。嘗搜邑之大利病。彙成帙。以告邑令陳必謙。冀其見諸行事。爲永賴之圖。願莫之遂。惜身殞。沒而子孫零落。其所言何事。竟不可考。浸尋至今日。輝人輝事。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余雖衰病。偶有觸於見聞者。有往蹟則有記。無蹟而文獻可徵者。則有考。至勢不可支時。不可失。則有議。記與考之類。風教攸關。而議則民命所繫。語雖不文。意不敢苟。間有二三子代予成之者。二三子之意。一予之意也。八十年來。咏歌蘇山蘇水者。碑碣闌焉。然有德之言。與有言之言。亦自有辨。其去取。當與衆共之。

九月。十孫漢生。博雅長子。

十月。書孝友堂家規。先生謂諸子曰。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若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壞名災己。辱身喪家。不知家規當先以身作範。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慚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慚德。此是羲皇世界。孝友爲政。政孰有大焉者乎。舜值父母兄弟之變。湯武值君臣之變。周公值兄弟之變。雖各無慚德。然飲泣自傷。烏能愉快於無言之地。吾家先世。以慈孝遺後人。子孫世守勿替。是在爾曹勉之。

友人問陽明教旨。先生曰。人有性有情。有才。當渾然未發時。無才之可見。併無情之可言。祇有一至善而已。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發也。則情生焉。雖未見才。而有善有惡。便非渾然之體。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既動矣。而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善之情無盡。惡之情亦無盡。必須吾炯然不昧之良以辨晰之。故曰知善知惡是良知。既知善必爲善。既知惡必去惡。善惡情之發露。而爲善去惡。則才之效驗也。故曰爲善去惡是格物。物格正已而物正者也。是學問之終事。格至事物而窮其理。是學問之始事。

是年濮州趙寬夫御衆。盧龍韓子新鼎業。王伯生埴。密縣錢升增佳選。光州陳向敏。宿州王有年。永康安州陳彭。從學。

十八年辛丑。七十八歲。

在夏峯。先生謂一鰲巡畝曰。子夏子張。同是聖門高弟。一言可與不可拒。一言尊嘉矜容。蓋二賢各得聖人之一體。一是學毋友不如己者。一是學汎愛衆而親仁。各成其是。非有二也。

元日。輯聖學錄成。先生自序云。三代以前。治統卽道統也。三代以後。有治統而無道統。道統於是乎歸之儒。韓子愈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周孔。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周程張朱。乃所以傳孔孟者也。遞及于明。薛子瑄。陳子憲章。王子守仁。其最著已。如鄒守益。羅洪先。顧憲成。馮從吾。皆醇儒。遡其源淵。蓋緣二祖列宗心學之密。直接一中之傳。眞以身行道於天下者也。世遠言湮。懼其久而或晦。凡關於道統者。輯爲一帙。名爲聖學錄。使列聖之精神。炳如

日星後之學者知諸儒之興起由作君作師者之鈞陶其所繫豈淺鮮哉尼山之纂修憲章爲大程朱之傳註表彰爲先某喪年寡識敢曰表章前聖然賴天之靈苟安邱壑一日不死一日不敢謂無事自辛丑元日焚香手鋒共得若干首末附臆測以俟後之君子考

喪焉

二月戴嚴犖寓書問學嚴犖名明說滄州人先生答書略云來書以閑邪存誠相質略盡其愚夫誠合下渾然不存自存天之事也閑邪存誠以人復天誠之者事也易閑邪以存誠即所謂去人欲而存天理也人欲去一分天理自復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矣得力處自在閑邪孔子之改過徙義顏子之不貳不遷曾子之戒欺求慊子思之不疚無惡孟子之集義慊心總之一閑邪而已其着落在庸德庸言其功夫在學問思辨德成之後博而化善世而不伐未成之先不知幾多困勉由愧悔而憤發鼓風雷之益見天地之心立地便能超凡入聖堯舜湯文孔顏思孟迄周程諸大儒總是一箇功夫天地古今一誠流貫原無封畛無悖違只有一邪以障之舉足成迷骨肉相殘矣閑之熟外邪自不能攻內邪自不得起成性存存仍噓天地古今於太和一氣之中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三月約遊嵩山至孟縣而返韓鼎業來迎先生爲嵩洛之遊於三月朔出門子翌雅博雅孫洽從由新鄉會於郭公望家不獲嘉拜賀景瞻先生祠搜其遺集數種過覃懷諸友爭延留皆令其子若孫追隨有以襁褓至者曰異日成人曾於兒時見孫先生也孟縣有隱士喬騰鳳先生過訪其家薛行塢留下榻於翁園復約同遊嗣以事阻不及往惟遣兩子以謝候於嵩者有望嵩詩云嵩嶽依稀百里間殘年臨路歎艱關不才自顧非聞道坐廢中途只等閒有嵩遊日紀

四月衛河督水田華石檄郡縣諸生會於百泉書院就余講學余辭之田名本沛

五月。寧國吳生訪余夏峯。集諸友於孟城。爲講習之會。每月以十六日爲期。同人遠邇畢至。先生會語有云。吾黨能自好稍有執持者。皆其有意見者也。不知意見二字最害事。勝氣凌物。是己非人。學者第一要治此病。不能破除。畢竟是一自賢自知之人而已矣。安望其入德而聞道哉。舜之舍己。舍此意見也。孔之毋意。毋此意見也。顏之克己。克此意見也。意見各不同。雖有淺深。理欲總之執而不化。果能破除。心虛無物。物來自能順應。我輩吃緊功夫。全在於此。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爾等默默自省。勿欺勿諱。時時刻刻。全力破除此件。此是眞實爲己學。問外不必多講。以恣口說。

七月。三曾孫用桓生。濬長子。

十月。成述祖德詩。詩云。維我始祖。肇自興州。文皇召徙。各卜一疇。賈氏之莊。爲世首邱。代乏聞人。桑土綢繆。還居北城。曾祖鹿麻。邁跡我祖。始衍箕裘。締造維艱。敢忘前修。○於維我祖。人號佛兒。淳衷質行。面背無岐。年近知命。始薦棘闈。士年作吏。冰雪自持。宦雖不達。人信無欺。子孫曾元。繁衍維祺。祖德惟馨。令譽永垂。○於維我考。是謂克家。兄弟異乳。門內多譁。考心用傷。動忍彌加。前承後啓。矢志何涯。色養北堂。獨力孔嘉。豪士悲歌。野老桑麻。彥方君實。攜手同車。○於維季父。訥訥古人。不逸世務。不入俗塵。寧固寧儉。獨守其眞。與物無競。返朴還淳。下董生幃。守原憲貧。我從問業。不墮迷津。司鐸鄴下。教澤猶新。○惟我伯兄。賦性磊落。人所牽纏。片言領略。雖值家乏。意忘寂寞。杯酒浩歌。情有餘緯。保安鄉曲。輯強扶弱。居荆軻里。奉劉琨約。兄也實師。父命從學。○惟我仲兄。賦性和易。履道坦坦。蕭條高寄。義激於中。殭禍不避。悍使之馴。貴不敢媚。得飲酒情。晰涉世義。長而有述。老學更邃。庶幾有聞。以醒爲醉。○祖德爲廉吏。弟能繼之。考有懿德。弟能宣之。爲人爲子。庶其無虧。朋友切切。兄弟怡怡。武學七載。不怕鬼魅。武城年餘。不慮人嗤。無百畝田。有萬首詩。

是年河內郭世昌顧琮沈大中盧龍張嵩岩延津李鼎新從學

十一月十一孫湛生。寄雅三子。

康熙元年壬寅。七十九歲。

在夏峯。

正月。書經近指成。先生自序略云。蔡子九峯之言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然心何以得也。靜言思之。曰惟一敬。夫敬德之聚也。惟敬始能凝聚此理。于心而無所放逸。倘或不敬。則心君縱恣。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將於何處求道法。更於何處覓治法乎。堯舜禹以精一執中相授受。非敬而何以精。何以一。精處便是敬。敬之不息。而無所以雜之者即爲一。一則中矣。商湯周武之建中建極。舍敬而中於何建。極於何建哉。不獨湯武皋夔伊傅周召諸大臣。明良合德。臣主同心。其所合所同者。無一不本於敬。以敬德而祈天命。顧民碞。愼五刑。肅六師。時至事起。殊途同歸。則二典者固三謨諸訓誥誓命之肖崙也。自五十八篇推而至於六經之旨。亦無一不本於此。大凡不本於此者。皆旁門異說。非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道。孔子與子路論君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至安百姓。而堯舜猶病。敬之分量。安得有窮時。敬之功程。安得有息時。堯之欽若昊天。天之健。堯之欽也。舜自嚳夔齋慄。瞽瞍允若。以至元德升聞。毛髮骨節。總一敬之所傳。見一息不敬。則無所以主此身者。與天地萬物。有何關涉。堯舜湯文。聞而知之。聞此敬耳。禹皋伊呂。見而知之。見此敬耳。

四月。四曾孫用楨生。洙長子。

五月。鹿忠節孫從心。客死武安山中。迎其孤寡來夏峯。韓鼎業資共來。郭公望爲之周祔。後魏一鰲爲移葬夏峯。

王之徵再來夏峯。先生手示云。天理在日用動靜上見。非謂日用動靜卽天理也。此處必須眞實分明。方有功夫。明道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不能自己體貼。終與我無干。又云。道在日用飲食。謂日用飲食之合乎天則者是道。非日用飲食卽道也。合乎天則是動容周旋中禮處。由戶皆由道也。

飲食皆至味也。明道正於此體貼。

是年汲縣任含眞宅心。李合符中節從學。

二年癸卯。八十歲。

在夏峯。秉燭吟云。客裏逢人日草堂一題詩。題詩識夙昔。非以就文辭。五十謝公車。八旬坐書帷。白頭竟如斯。幸眞至習時。因思衛武公。耄年何所窺。獨此嗜學心。相見有循持。人莫不飲食。其味鮮能知。人莫不由戶。由道者其誰。合則一切合。離則一切離。非可冒昧承。冒認祇自欺。乾坤原易簡。陰陽自偶奇。時物任行生。俯仰夫何疑。古來賢達人。別是一鬚眉。秉燭光幾何。勉勉有前師。

識吾說示諸子。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恍惚識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信。謂吾不識吾。吾亦難信。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焉者也。仰焉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怍於人者何在。不能合此身之不愧不怍也。而謂識吾乎。

吾有身志氣合爲者也帥爲而無惡於志者何在充爲而無餒於氣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無惡無餒也而謂吾識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言思之吾不識吾人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鑪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吾之路也不識吾焉能從吾能從吾不患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第各從所好爲爾

八月河南提學使孔公刻余四書近指於大梁孔名允樾

先生謂御衆諸子曰素貧賤行乎貧賤此是我輩今日第一緊要語聖人不去非道之貧賤況今日乃道中之貧賤乎第貧賤實有不堪之憂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俱不必言至拂亂所爲英雄豪傑幾不能自主此而不移也誠難矣然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卻在此時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孟子曰貧賤不能移此是聖賢豪傑的底本

學問不長進多因己不肯舍人不能容不肯舍己便自護己己一護內實多欲何以容人不能容人便自責人人一責藏身不恕其誰與我積漸而往文過飾非皆自護己一念生嫉妒忌能皆自責人一念生舍己之盡者爲至聖克己之當舍者爲大賢不能舍則自用而已矣妄人而已矣實能容之爲樂肯勉而容之爲舍忍不能容則褊衷而已矣冥行而已矣諸君今日既有志向學靜言思之果無勝心否果爲人留餘地否不能也不能而日思所以能之如疾痛之在身務求克治則護己責人之私便無地可以自容此共學第一吃緊事

勿徒作口頭語也

太原傅青主山過夏峯爲其母貞孝君求誌墓先生重其人隨手書與之

是年輝縣劉震之鴻覺大興鄧其可傳
涿州張叔大與泰淮安吳嵩三珊從學

三年甲辰八十一歲

二月聞濟上事余具呈當事北行順治九年曾奉旨旨詳察確訪明未死難之人在廷諸臣各舉所知先生故有甲申大難錄一編濟寧州牧李爲授梓至是嚴野史之禁有老蠹見編內有野史氏字以爲此奇貨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此信初傳聞者皆爲變色先生正在水部座上聞之飲食談笑自若曰天下事只論有愧無愧不論有禍無禍八十一歲老人得此已足矣遂投呈當事自請赴部適滄州陳子石奉勅來問學辨晰疑義猶手爲批答同人皆詫其迂奉勅已學術所闕甚大余固知先生不以此介意也迄登車尚問難不已

三月至中途聞簡原書特爲表忠毫無觸忌釋濟守歸余遂返先生初北上時李滋同仲子奏雅仲孫淦姪孫永慶先往于順德道中遇劉鴻聲自北歸傳濟寧守將復任奏雅遂迎先生從大寧舖旋車

先生途中語諸子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一有所則我心無主古來忠臣義士孝子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張無事不宜生事有事不宜避事學者正在此着力

至衞源遇曹子顧學士曰張于度在乙丙間同先生周旋左魏之難今于度死聽必有張氏子姓從先生左右者時于度之叔于度之子皆從行子顧爲之稱快

答同人慰問云。當此之時。誰敢自謂無過。所恃者此心無疚。禍患死生。聽之而已。借鬼神之祐。同人之庇。幸不罹于法網。實出望外。從此當閉戶修省。以答神人之休。默之一字。原聖人微妙處。其默足容。此是何等功力。何等境地。願與諸同人精思而實體之。

輝令知予歸。復聞之督撫諸公。豫督劉疑之。余復北上。大難錄進呈。已經議譯。並無他故。吏兵刑三部俱已覆奏得旨。豫督劉堅促赴部。先生曰。此鬼神令我展先人墓也。復驅車就道。四月初。自衞源北發。范陽耿子亮振采來執贄。值先生已出門。追至宜溝。遂于車中問業。

五月。抵里門展墓。因念戚友門人。奔走道途。有古人急難之義。余以讐賸支離。飲食講習。若無與於己者。殊有愧於同人也。兩番從余者甚多。而始終周旋。則高薦馨。魏蓮陸。李鄴番。馬構斯。子孫則博雅韻雅。暨淦。廿八日至保定。魏一鰲高鑄率同人迎於大雞店。先生長女在郡。賈焯然其外孫也。留郡城者四日。朔三日抵北城舊廬。展祠墓畢。稍憩即北發。

次涿州。聞大司寇高公似斗已致書劉督。事遂寢。因旋車歸北城。寄高似斗詩。廿年蹤跡隔龍門。魂夢依然壁柳軒。顧我蹣跚闕諸燦。得公推解雪堂溫。祥刑棘靜陽春滿。拯雜風高古道存。聞說有堂開綠野。遙瞻紫氣映山村。

里門無事。戚友日相過從。余衰病不能續舊遊。自定興涿州歸。僅兩至新安。

六月。爲韻雅立嗣。命名浩。

寄魏石生系宰書云。嘗謂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之言。以其知己之難也。至於感恩。亦有未可易言者。其坐享曲徒之福。與身膺焦爛之禍。雖其中有幸有不幸。而謂能忘情焉必非人也。司馬子長以絕代之才。常歎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遂至腐體辱親。抱千古之恨。如郝奚往見於范宣。偉節陳說於竇崔。其間有關一人之身。有關黨人之禍。拯溺救焚之心。亦云苦矣。而叔向未有感恩之辭。孟博竟無報德之事。豈古人心之所寬。非近今所能窺耶。某之不類。不足方古人萬一。且素未侍左右。通殷勤於大君子之前也。而先生出其調劑。撲烈焰於未燃。障崩流於未潰。始終愛護。較之奚興彪而泯其聲色。較之向與滂而全其身名。此段至德。求之史册中亦且難其人。感恩知己。興念並切。某亦且忘於無言矣。

七月望日。修祀事。合宗族。老幼八十餘人。祠祭畢。各詣墓蔬。麻穀祭畢。祠中享胙。昭穆坐。修敦睦之義。

十二月。里門族黨餉余。北地戚友門人畢至。十四日。先生誕辰也。先生在里門。諸友質問。各欟見解。先生曰。我輩論前人。要虛心平氣。毫不得以愛憎參之。大凡前人建一事。立一言。不知費多少苦心。而事始成。始立。我輩即有一得之見。欲効忠告於前人。此中正不得太認眞。過負氣。徒供一時之口談也。學問之道。表暴處多。則隱僻處少。與人言須看其能承受與否。不得強聒以失言。此熱心人之病。余毫矣。尚不能除。偶有所觸。拈以志警。

是年容城孫鼎甫立勳。李吉占瑞徵。李公傑昌宗。李鼠生發長。易州崔嘗望若泰。田界埏。定理。清苑劉公理統。蒲州高靈臣侃。新安管公式有度。楊亨子爾嘉。楊湛子爾泌。管振聲闕音。周御五維翰。陳嘉五大廷。杜孟南郊從學。

四年乙巳。八十二歲。

在里門。先生諸同人曰。陷於習俗。溺於聞見。倀倀然自以爲是矣。然要領未挈。如舟無柁。安能涉風濤之險。而免傾覆之患乎。大聖大賢固各有要領。如明道以體認天理爲要領。陽明以致良知爲要領。良知卽天理。致卽體認功夫。纔起實有諸己之謂。不滯見聞。而見聞莫非天理良知之用。不離習俗。而習俗總歸天理良知之眞。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纔是無入而不自得之君子。

新城王潭美方穀容

城劉重華鼎新從學。

正月。尙雅自夏峯至。致蘇門諸友屬望之意。在里門者。爲余築舊廬相留。容城諸友。聞先生有返轅蘇門之意。眷戀不忍別。屬邑學博柴君拱醲金

置產留之。先生辭以書云。僕聞之。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十五年輕去其鄉。展墓疎違。眞有愧于古人。雖當出門祭告。別有祗承先人之意。然以情理。論之。在家較在外。其義自長。諸親知之惓惓相留者。其成我也至矣。僕卽不佞。寧忘斯雅。已與同人從長計算。暫作南北之遊。徐圖終老之計。兩地之骨肉。兩地之聲氣。庶不至暌隔耳。忽聞台下出單醵分。以謀恆產。此舉則萬萬不可。乙丙後。大家皆貧。無有餘何以補不足。且僕自束髮時。聞先人訓誡。承良友提攜。辭受取予。頗不敢苟。義利之辨。聞之已熟。望急收前單。君子愛人以德。惟原鑒區區之誠也。幸甚。

二月。過滄州。戴嚴犖具輿馬。令季子王綏及其友陳遇堯來迎。下榻於定園。浹旬復歸北城。韻雅從。先生初意由滄州抵蘇門。族黨各含悽相留。先生以祠墓動念。遂仍歸里門。

滄州從學者戴殿舉明說率其子王綏王翰孫晏暨陳遇堯趙時泰孫揚陛劉重慶

三月自里門南發

先生十六日出門杜君異集諸友李昌宗家各以所見相質先生遍人指引夜分忘倦先生曰余八十二歲人念同人依戀之意約一歲一度北來竊不欲以衰老自阻諸友應念病叟求益之懷能自勵於別後庶不至闇然於臨岐也有詩云耄年仍去國臨路意何窮大道無南北吾從渾異同酒斟燕市月帆掛衞河風非作隨陽者年年伴塞鴻

四月至成安留王玉乘家

留成安月餘諸友興起者甚衆從學者邯鄲徐夢松成安趙應文暨子廷綵閻廷儒弟廷秀唐文龍王特簡

五月再抵夏峯

諸友聞先生至日來省視先生曰學人要日日有憤焉求進之意方免於墮落一有悠忽便成苟安雖於日用飲食之間倫常事物之際未見有缺德敗行之處然不見其進便是退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學如不及日日憂德不修義不徙而不善不能改也我輩可苟安而不忍此一憤乎願我同人共勗之

六月十二孫濂生。尚雅四子。

十一月張仲誠以書論學。答書略云。手教謂學以學此心不至於天有難已者。此言能抉其要。與鄙意正相脗合。千聖萬賢。總不外是。豈獨四子。即六經之義。焉能出其範圍。諸儒或小德之川流。或大德之敦化。亦豈能外於此哉。僕聞陽明接聞知之統。爲後學闢一生面。大破帖括口耳之習。學者果能見其確然不可擬議。當下承當。則自致其良知。即自信其本心。庶天之所與我者。不至因循半途。廢棄一資操之在我。窮達何分。時爲平仲言鄉。則即爲平仲言鄉之事。時爲靜修。則即爲靜修之事。時之所遇者在天。而我之所學者本天。而不違乎時。此處師友之交。則自不可少。空谷窮山。何幸來相道之纊。勉。僕策燈燭末光。言以不學便老而衰自奮。便遇望有以教我也。○又答書云。手教壓壓千百言。不傍人口吻。至知行合一之說。高明重行字。此尤對學者口耳涉獵之病。僕昔與張東昌。屢辨之。伊時亦持鑿意。東昌反覆言之。大旨謂知行並進。庶不騎於一偏。即如時習當屬之行。而知固在其中。到悅時則無知行之可分矣。不行固算不得知。不知將貿貿然行之乎。如適邦畿者。須先計其路向。酌其資費。勿畏難自阻。必期至於邦畿而後已。去之之時。到之之後。將屬之知乎。將屬之行乎。此陽明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言也。陽明子接聞知之統。僕私心自信。不敢求他人共信之。不意鹿江村之後。再得同心。至判朱王爲二。不欲持兩可之說。足見自信其心。僕昔與吾友持之甚力。迄讀晚年定論。暨其全書。而後知晦翁之學。非後學可輕議。涇陽顧子論之。頗得其當耳。○仲誠名沐。上蔡人。令內黃。復遣二子爛。爛來贄。

是年新鄉尚威如重。鄢陵梁以道廷授。馬千秋。王餘厚。延津申宣國從學。

五年丙午。八十三歲。

在夏峯，有會學無究竟，功無定程，「與境會，其性自靈，非行仁義，仁義無形，履道常坦，靜坐獨醒，鳶飛魚躍，水落山青」

二月，過內黃。先是邑令張仲誠，因余有北歸之約，遂迎至內黃。迄至而肢體困憊，復歸夏峯。往返計月餘。王墉耿極暨韻雅從。

仲誠與紳士講學於明倫堂，請先生登講。先生辭不往。仲誠復率僚屬紳士就於行館。先生曰：昔朱子講於白鹿洞，象山適至，發明義利之辨，至今服膺其說。今日使君不爲紫陽，某亦不爲象山。因舉大子學而時習一語，反覆諄切言之。謂子臣弟友之道，俱在現前，不可須臾離。吾人無時不在道中，則無時不當在習中。一部論語，句句皆時習之功。其爲人也孝弟，便是在孝弟上時習，不可巧言令色，便是在言色上時習。三省吾身，便是在爲人交友師傳上時習。道千乘之國，便是在敬信節愛使民上時習。以至無友不如己，過則勿憚改，何處非時習之地。但人不能立志耳。孔子自十五志學，以至從心不踰矩，只滿的志字分量。然義利之介，最微。聲色貨利之私，中人最細，纔爲所誘，便是志之不立。急須照察克治，不使一毫私僞存於其中，始得。孔子生平不輕加人以賊字，而獨以鄉愿爲德之賊者，以其忠信廉潔，皆出於僞也。時時照察，時時克治，務去其欺而求其慊，方能日用倫常，不離於道耳。故願學聖人者，當自立志始。

八月，五曾孫用梓生。（瀾三子）

九月，睢雅湯孔伯來問學。孔伯名毓。先生爲遯菴說贈之云：易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夫獨立者，獨守其道而已矣。苟世路荆榛，斯文淪晦，獨立誠難，誰能不懼。遯世誠難，誰能無悶。懼生悶悶，還滋懼。彼往中

翦植者滅沒矣。即矯亢以犯難行。非獨立之靖也。奚當於遯之義哉。遯雖以潛爲義。然與退相反。非龍德不能潛。即於田於淵於天。總之此龍德也。亦視其時何如耳。以退爲遯。則老氏之術。君子不貴也。夫子終身行。終身臧。臧可以必之於己。而行則聽之於天。君子能違時乎哉。孔伯青歸。曰占送之。師友道久衰。江村不可作。策以奇。燼光空山自寂寞。舉世逐鶏羣。子也雲中鶴。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託。相視在無言。鳶魚自飛躍。偕登邵子窩。空中觀樓閣。月窟與天根。門關而啓籥。欲別不忍別。後晤有夙約。歸當過內黃。咫尺即濂洛。

十月。張仲誠刻理學宗傳於內黃。命湯孔伯與博雅校訂。宗傳刻未完。仲誠去官。衛輝太守程念伊竣其事。先生自序曰。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可岐視。皆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良友鹿伯順提攜。時證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沒。而聞知有待。洙隋唐三子衍其緒。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起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誠。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爲遡豕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執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語。納天下人士於理。然宣成宏之世。風俗爲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即博即約。即知即行。蓋仲尼沒。至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如江豈非

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爲見知。謂言思之攝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惟朱周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顧端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唐隋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眞修之悟。其悟皆修。眞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炫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以抵極也。此編已三易。坐臥其中。出入與僧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貧賤。老困躓於流離。蠶知飢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跛之可以能履。眇之可以能視也。

十二月。柏鄉魏石生書來論學。先生答書略云。文武以前。道統在上。治統即道統也。孔子以後。道統在下。學統寄治統也。大人之實學。聖人之訓迹。顯晦殊途。本源一致。總不出聖學本天一語。不本於天。則異端耳。天一命也。命一性也。性一善也。達而在上。與窮而在下。同一命也。性相則同一善也。君道以此治天下。師道以此覺天下。理一而已。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孔子論行論仁論孝。每每問同而答異。主微箕比夷尹惠諸聖。使其生於孔孟之後。當不止如朱陸之異同。與朱王之格物也。尊德性道問學。說雖不一。本是一事。本人既已相安。後世仍然聚訟。紫陽格物。人謂屬知。陽明格物。人謂屬行。又有謂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正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功始備。而密則是二子之說。未嘗不合而爲一。如春夏秋冬。皆一其令。強而同之。勢必不能。故非知天。必不能知人。蓋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恥躬不逮。聖人固慮之矣。

是年山東張汝霖。山西當大忠。上蔡王志旦從學。

六年丁未。八十四歲。

在夏峯。先生偶書云夜來臥醒明月照窗忽憶孟子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不覺凜然懼又不覺躍然喜也夫何以懼也蓋其以人而淪於禽獸也慚負天地汚辱父母寧無懼乎又何以喜也喜違禽獸復轉而爲人也性吾自盡命吾自立寧無喜乎夜氣二字眞是起死回生一粒金丹也孟子眞有功於聖門哉孟子自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余思之浩然之氣固夜氣之所積也存存不息平旦如是旦晝如是極之而塞次頭沛無不如是是義集而氣自充氣充而行自慊將見剛大之氣復歸於徑寸之舍而道義之配自塞乎天地之間矣夜氣者人禽之關亦死生之關也。

正月。訂家禮酌成。先生自序云家禮酌者何酌夫貴賤貧富之不同器數文物之互異分之爲各家自行之禮合之爲衆家共由之禮此其所以酌也不黨夫婦之愚不傷渾樸之舊如其必不可行必不能行者則亦不必酌矣竊自有儀禮以來學士大夫之家相傳爲鼎彝寶玩之而不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已心厭其繁故多方以補救之而後世之靡也滋甚常思之孔子與子夏論禮曰繪事後素則其所先者可思也中庸敦厚以崇禮厚固其所先者哉禮從厚出卽三千三百不足盡太素之體所謂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爲萬殊者此耳先聖先儒定禮無非教人以敦厚之意今之四禮雖云廢弛然天下無不冠不婚不喪不祭之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但願行禮者隨分自盡而不濫其忠厚之初可也近寧陵呂氏有四禮疑一書其簡易有先進之遺間嘗竊取其義夫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更有望於後之君子

正月。六曾孫用樟生。淳長子。

二月。陳子石再過夏峯。奉勅兩自滄州千里來問學先生嘉其篤志臨歸謂之曰論本體只是性善論功夫只是愼獨善兼天下古今以爲量獨合隱微見顯以爲功奉勅因請額其齋曰愼先生復爲之說以貽之。

三月。程來儀、沖中介友正弟子禮。西華程來儀名起鳳。約御衆同問學夏峯。忽病劇。介御衆代爲納贄。先生嘉其志而傷其年。爲作傳。

十一月。新安崔玉堦來問學。玉堦名蔚林。每歲過夏峯。先生與之問答甚多。有云子既有嗜於陽明。要得陽明與程朱相劑爲用之意。而非有抵捂也。得其相劑之意。則宗傳中諸儒無一而不供吾之用。五味調而成羹。八音諧而成樂。四時備而成歲。智廉勇藝文之以禮樂。而始爲成人。故川流敦化。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能通其源。則所觸之一節。皆全體也。存此一說。便欲廢彼一說。有春而可廢秋乎。有甘而可廢辛辣乎。此必不得之數也。孔孟之用。用在萬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言用耳。拘曲之士。不能用於一身。不能行於家庭。獨居然自命千古耶。楊晉菴之言曰。身有幽晦。道無窮達。窮則獨善其身。有多少力量在。路無旁蹊。理惟一貫。弟爲之而已矣。

七年戊申。八十五歲。

在夏峯、盧龍嘻子厚坤業從學。先生嘉其孝。有詩贈之。

趙憲清以其子庚介寬夫來贄。庚問未嘗學問。入門從何用功。先生反覆以孝弟勸之。謂堯舜不外於孝弟仁義禮智樂之實。統歸於事親從兄。協天則帝不過爲唐虞之孝子。孔子垂教萬世。亦不過爲春秋之孝子。孟子陳王道明聖學。鄙管晏。闢楊墨。那一事離了孝弟。能見得孩提稍長之眞面目。堯舜孔孟之眞面目在是矣。

二月。七曾孫用模生。濬次子。

三月。敍鹿江村年譜。鹿先生門人陳鋐始纂創年譜。先生爲序命長子立雅杜子越搜其遺事續成之。

四月。張仲誠自上蔡來內黃。諸門人續至。留十餘日而別。

偶會詩云。理惟仍舊毫無異。氣卻因時未有常。畫餅已完難入口。剪花雖豔不聞香。經綸到手爲指點。變理隨心自主張。運米搬柴皆妙道。尚餘何事費商量。○示同人詩云。學問要從躬上得。文辭瑰璨總浮塵。年來疎漏堪憐我。老去空談忝誤人。萬紫千紅渾是蠹。單枝獨葉漫誇新。洗心藏到無言處。此箇工夫誰認眞。

四月。八曾孫用榦生、淦次子。

是年山陰沈甘來。徽州方馥。宿州李玉鉉。獲嘉王柔。新鄉段廷琯。孫纘緒。張璞。張璠。郭景暉。劉若武。杜晉卿。從學。

八年己酉。八十六歲。

在夏峯。元日有感。不談仙術不談禪。遇事只爭一着先。地步放寬着脚穩。欲尋樂處但隨緣。○東風育物人不知。動地驚天未足奇。尼父功夫惟默識。至今底蘊未能窺。

是年自春徂冬讀易。再訂讀易大旨。先生初與三無老人讀易於聞嘯樓。嗣後集諸家之說。手書讀易大旨。至是幾易其稿矣。

五月。詔舉山林隱逸。輝邑謬以博兒應。有辭郡縣諸公書。與郡守穆念伊書略云。頃聞輝縣奉採訪山林功令。欲以豚兒姓名應之。某父子聞之惶悚無地。某今年八十有六。

跰蹩灑掃。皆兒孫身自爲之。豚兒博雅。在某左右。居家則任書記瑣屑之事。出門則代僕力奔走之勞。因是學業久荒。遂成廢棄。今明公何所聞而欲使濫膺大典。不獨有辱知人之明。而某以耄騃之年。失所倚賴。明公尚宜相成以德也。

六月。舉元孫。同人贈五世一堂詩文彙成卷。臘之十四日。爲先生誕辰。邑邇同人。華至稱觴。客甫入座。長孫瀾適抱其孫自容城來。先生喜加七箸。衆皆以爲快。

先生與寬夫以道升階書云。入道之器。朴實聰明。固各有說。聰明者雖曰縣悅。然知其不可縣悅。則會得容易。其得力不更捷乎。顏子聰明天授。而以如愚出之。故能潛心而醞釀翕聚處。不肯少動。彼有聰明而縣悅者。乃不聰不明者耳。言思世界如急流石火。全憑幾箇至誠。聖人運轉其中。一起一伏。通羲皇以來。是一箇人。是一箇心。中間雖有屯厄。元氣環流。上生百世。下生百世。其在一身。如呼吸有消息。生死有消息。四時有消息。日夜有消息。而惟此至誠一念。無有夾雜。故無止息也。天之一日之升月之恆。山之峙。水之流。皆一誠焉耳。不誠。則乾坤熄矣。誠以事父。則爲孝子。不孝便是無父。誠以事君。則爲忠臣。不忠便是無君。譬者不聞鐘鼓。盲者不見天地日月。渠自無相干涉耳。故曰不誠無物。則誠身誠意。合千聖萬賢。發揮此誠字不盡。願與吾黨士共勉之。主心齋曰。天下惟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中庸之誠身。身吾之身也。大學之誠意。意吾之意也。有何費力而難於誠哉。

聖學以性爲宗。能盡性。便能以一性納古今民物胎卵氣化之性。而我性不覺其大。又能於我不覩不聞喜怒哀樂中見民物憂喜榮瘁生死之狀。種種顯見。無有隔處。故聖人上生百世。下生百世。祖述堯舜。是孔子上生百世也。堯舜之心至今在。是堯舜下生百世也。千古聖人。隨緣出世。過 的聖賢。即是未來的聖賢。禹湯文武。即是孔顏過去。關閩濂洛。即是顏曾思閔復來。聖人精英在世。週環今古之間。總之了當此一箇性字不盡。若云性有盡時。則乾坤熄矣。萬古此性。萬古此人。叔季之世。未嘗化爲鬼魅也。彼視聽

近爲雜化者。非但薄待斯世之人。亦復辜負己性不小。

語含眞合符云。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此程門宗旨也。卽濂溪無欲故靜之旨也。嘗思之。喜怒哀樂未發。卽不覩不聞之體也。看未發前氣象。是教人下戒懼功夫。不是作一段虛光景玩弄。莫看此語太微妙。人人有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未發時。中何嘗不在。中者性也。中固鮮能。人豈有無性者哉。看未發前氣象。正是戒懼愼獨功夫。在勿忘勿助之間。此程門之所以多賢也。

密令李松友嘗以書問學。先生答云。扎中不見功而獨見過。依中庸而惟恐下達。此段用心之密。卽愼獨誠意之學。與今之所奉功過格者。相去不啻天壤矣。況行之二十三年。本性自當發露。形迹自當渾合。蚤扎猶拳拳不釋。抑亦有所未安耶。蓋人生局不論顯晦。年不論強弱。天皆賦畀以全美之性。以一念眞實心。流通於天地間。施於家者以此。施於政者亦以此。但於統宗處理會。卽外物之搖亂。正屬磨鍊。而本性之體自如。就今日爲政一邑。不獨大夫之賢。士之仁。皆我所事之友之任。觸一民一物一草一木。皆我性分中所有事。總本此惻隱至誠。一念所感動。至瑣屑棘手之處。卽至中至庸之理寓焉。權柄在我。隨感而應。久之自當渾合。回思當日逐事逐念考察。祇屬入門階級。操修堅苦耳。以之拔本塞源。尚須理會頭腦。

六月。九曾孫用桂生。淳次子。

十月。十曾孫用枏生。瀾四子。

是年密縣李希文鄭有四。新鄉郭晉熙從學。

九年庚戌八十七歲。

在夏峯。先生語學者曰古人往矣而讀其書誦其言其人之精神眉宇宛宛如見盡其人之生氣原未息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到得光輝發越時則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矣豈復有晦冥之日耶獨怪今之人食息起居與古人無異而奄奄待盡安望其上生百世下生百世而有光輝發越時哉余願學者起頭用力要有李光弼入軍旌旗變色氣象其既也要有周亞夫中夜聞警堅臥不起定力兩者兼之庶爲實學有此一段生氣便是大而化之路頭○又曰張子以變化氣質爲學此便是知所用力者也柴愚參魯師辟由聘有氣質之襍也而柴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悝之難子曰柴也來參日省有三承一貫之傳子張前有輝而後有光子路無宿諾喜聞過是皆能變化氣質而有所得力者也我輩第清夜省察此身之受病何在而急求變化則一日之用力便當有一日之得力以謂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其斯之謂與得力後又開用力之端修中悟悟中修修後悟悟後修循環無端新新不已聖學與天同運者以此。

是年自春徂夏再訂書經近指。

二月湯孔伯再過夏峯。孔伯留兼山堂者浹旬先生語連日夜載答問甚多一日曰堯舜之參贊天地人可得而見也孔子之參贊人便難見孔子之參贊在萬世及門士已早知其賢於堯舜然卻自尋常日用一言一動中見之如師冕見瞽目之人此便是天地缺陷處而及階及席相師之道便是贊天地之缺知孔子之參贊則知人人有參贊堯舜可爲孔子之心至今在明道大理二字自已體貼　來此便是贊天地處○又曰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孔子之於陽貨孟子之於王驩皆遠小人者也孔子何等渾然孟子便不免有痕跡此孔孟所以不同也顏曾皆傳道之人曾點漆雕開皆見大意之人而顏子喟然一歎與曾子之唯亦微有不同孔子之全體大用顏子之喟然一歎已全領之所謂發夫子之蘊者此也故先儒云顏淵沒而孔子

之道未盡傳。點也沂水春風之對。與知爾何以之問。一若了不相涉者。然無用之用。其用乃大。夫子老安少懷之志。被此言從無意中道出。故不覺喟然與之。較之悅開。又自不同矣。孔顏兩喟然。有多少神情在。令千載下凡有耳者。莫不聞其喟然之聲。學孔顏者。須從兩喟然處會其神情。方見孔顏生氣至今在。

十一曾孫用楷生。滑三子。

五月。蔚州魏環溪寓書論學。環溪嘗以書問學。是年居母憂。先生與書曰。聞之先正云。讀禮之時。凡事可廢。獨不廢朋友講習。蓋講習正讀禮事也。羅文恭亦以爲然。從來眞儒碩士多奮起於讀禮之時。此時孺慕念切。眞性用事。故學專而力定。

馬玉笄又令其二子禹錫九錫納贄。

九月。李松友刻余格物說家禮酌。松友名居易。東阿人。令密縣。以不得越境受學。類以書質。至是遙拜稱弟子。

萊蕪呂原水源介寬夫同過夏峯受學。先生語之曰。須生淡其安飽之心。方可言學。孔子稱顏回好學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自謂好學曰。疏水曲肱。樂在其中。孔顏一生只得力一窮字。鹿江村云。貧卽是道。又云。窮字擡舉人。知言哉。原水聞而躍然曰。終身佩服。受用不盡矣。

寬夫問箕子不死爲傳道也豈逆知有武王來訪乎曰箕子一日不死殷家一日不亡比干之死雖比干之事箕子視之即己之事也微子去之即微子之事箕子視之亦即己之事也總之以天自處武王之遇合不遇合皆無容心焉故曰商周之際道在箕子

十月魏蓮陸三過夏峯晤念衰遲未忍言別爲掃一茅以居之一茅在兼山堂東偏一鰥病不耐俗先生曰聖人之教爲愚夫愚婦之共由賢人之教乃高人志士所獨契請看師曷見一章便是聖人萬物一體胸襟位育天地全體學者須道此一層方是

大名熊洛敘九疇年七十餘讀先生答問宗傳諸書深有會於心以病不能來夏峯對耿極所藏讀易像拜之稱弟子以書問難有學言錄一卷迄歿後先生序之

薛儀甫鳳祚自益都再視先生於夏峯年七十餘矣攜其所著歷學會通二千餘葉來質先生曰夫子之性與天道夫子之文章也不明於吾之性烏知所謂天之道不明於日用之文章又烏知所謂性與天道哉鄉黨一篇夫子之飲食起居也是即夫子之性命流行也余嘗謂讀古人書任從何處領會無不可直證源源本本蓋道惟一二則岐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惟一故無不貫今在聖人身上泛應曲當俗學不能一禪學元學不能貫名家法家不必言矣

滄州劉興秀新鄉郭承休郭景暘郭琰段四知暢泰霞劉孳棒輝縣王鄴王部朱藝從學

十一月十二曾孫用棟生浩長子

十年辛亥八十八歲

按先生自敘譜至庚戌止是年以後俱係門人從日譜中考入。

在夏峯。

先生語諸子云。無極而太極。無而未嘗無也。太極本無極。有而未嘗有也。有而未嘗有。是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是嘗無也。故陽明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直逗先天未畫。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合於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子之所以爲異見也。所以能發聖人之繼。彼滯於有而耽於無者。背失之矣。

兼山堂示諸同人。提之不學不慮。即聖人之不思不勉。但要識得不學慮如何是不思勉。日用之共覩共聞。即道體之不覩不聞。但要識得共覩聞如何是不覩聞。聖人一生功力。全在此處用。非一識得便了事也。嘗人以合天誠之者之事。生安卻靠不得。大人不覩赤子。不知有多少存養在。君子道不可離。不知有多少戒懼在。

先生手書示諸門人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懈。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惟其簡易。故愈充實而愈有光輝。至誠無息。無息此也。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焉。至此也。故人皆可以爲堯舜。塗之人可以爲禹。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謂同此簡易也。牛過室下。孺子入井。其惻隱與仁者之惻隱。豈有兩惻隱哉。或謂此之惻隱。遂可爲日月之至乎。曰日月之至。是子張子夏一流從用功得來。日至月至。只是不純。此之惻隱。是偶觸而著。見人性之皆善。非關學力。古人於同處不同處。各要理會明白。方不爲無益之言所惑。

聖人之道。感應而已矣。故曰無可無不可。天可不可。豈有定形哉。有感而應。因天因地因人。豈容一毫己意於其間。總之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從古諸大聖人。不獨禹之行水。爲行所無事。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伊尹之放太甲。箕子之陳洪範。周公之一征。時至事起。總謂之行所無事。千載下駭爲非常者。與動容周旋中禮。不一岐觀也。不能行所無事。非怕事則喜事。怕事者。勢必廢事。喜事者。勢必生事。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生事之非無事。人易知也。廢事之託言無事。人未易知也。眞能行所無事者。處則爲眞儒。而則爲名世。是之謂天。是之爲王道。非孔孟之流。卽不識也。

七月。先生有疾。十三之夜。先生偶感火症。胸不通。不粒食者十餘日。自是步履遂艱。客至不揖。每日晨起。始罷入祠拜揖。遇兩親諱日。暨分至諸祭。猶令子孫扶掖跽拜。當病劇時。宣城旭。愚山。聞章。迂道來訪。先生猶對榻間談說。

沈繹堂。茎來訪。先生於榻上見之。繹堂自請下榻。言及充實之美。光輝之大。繹堂躍然以充名其齋。先生爲記。略曰。實矣然後可充。無實何充。能充則實者益實矣。孔聖一生。其所云時習發憤忘食忘憂而忘老者。皆充之之功也。而光輝發越。卽在其充之之中。人不可見。已少莫知。千百載後。無一人一事不在孔聖人光輝之越之中。凡所爲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老之安。少之懷。友之信。皆孔聖之輝光也。不獨孔子。四配十哲兩廡。充有偏全。故光有大小。要皆從實中來。充實可爲也。而光輝不可爲也。可爲者。下學也。不可爲者。上達也。孔子何有於我。是吾憂也。終身一下學而已矣。終身一充實而已矣。

十一月壬子。八十九歲。

蔚州魏環極在里。聞先生病劇。以先生身繫斯文。禱於孔庭。

在夏峯。

崔玉堦將赴都過視先生曰學問之事最怕偏見尤忌勝心偏見與執守相近然一偏則愈執而愈成拗矣勝心與自任相近然一勝則愈任而愈背矣善乎明道之言曰新法之成大家激成吾輩亦當分過此段心腸此段言語稍有偏見勝心便不肯說此便是大賢處鹿江村嘗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聚訟至今要皆不識無字理多爲字句所障聖人學易全是用易易之用在天下萬世故易之言不可爲典要豈可於字句間求之禹稷顏回同道而出處異微箕比干同仁而去就死生異比量於字句之間終無自得之趣究竟

成一義襲而取耳。

答容城李鄴蕃孫鼎甫諸子云先正云丈夫方寸屬我天下事無不可爲吾輩今日第求方寸屬我且吾邑先哲在望後起豈可諉之他人此中所關匪細歲月如馳幸弩力擔荷老夫雖衰尚可佐一臂昨與蓮陸言此事非師友不得離師友亦不得也

病起述往　諸兒暨諸孫曾辛亥秋初夕病劇臥繩床自忖無生理冬盡漸迴陽新春頗健飯朋來自遠方體中雖困頓好友話偏長因之憶往昔歷歷不能忘七歲入小學十四遊宮牆十七舉孝廉二親喜非常勉之以成立勿以淺近嘗國家重制科作官須賢良不謂連見背形枯而神傷自覺生氣絕恥事名利場弟兄無外慕妻奴鬢糟糠提攜賴賢友學問別有商好書共我讀好酒澆我腸我事彼代主彼事我得詳異體而同心管鮑可雁行論交四十載險難旬平康已入姚江室行登涿泗堂家居以殉義令我心倍徨回首乙丙時壇焰正猖狂丙子在圍城四面何悲涼戊寅避雙峯搜山勢更張甲申凌雲栅闖逆攜歸裝甲辰表忠書奇禍陡難量皆得免於難俱非意所望我生多處旅并州是故鄉但得有知己何處不徜徉況有六男與孫曾遶膝旁今得考終命何啻是羲皇。

五月。密令李松友以病告休。來夏峯問學。先生手書四則貽之。○學有根本。有枝葉。在根本上做。功最簡要。心逸日休。在枝葉上做。功最煩瑣。心勞日拙。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求放心工夫在慎獨。慎獨是集義。不慎獨是袪襲。○慎獨是一統的功夫。千聖萬賢。總只是這一件事。無內外。無精粗。無大小。一以貫之。○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少學之要。夫子自謂好古敏求。蓋終身一下學也。而上達即在其中。即欲分之而不得也。

八月。仲孫淦舉河南鄉試。先生謂之曰。些小得意。與些小失意。而遂改其常度者。固是器識之小。正不知學之故。不學牆面人生。不幸莫大於是。爾今日立身之始。須有一段抵擋流俗之志。

楊葑廬來問學。以詩三十韻爲贄。出其與友人辯學書。不傍人藩籬。先生以尊聞行知廣之。

十一月。魏一鰲四至夏峯。與博雅編輯北學編。○一日田酒歐與一鰲侍側。辨生死之說。一鰲謂從來大聖大賢忠孝節義之人。所謂沒後將的去者。定有一眞不散。不然。何有沒而爲神。有感即應也。歐謂天地人物一氣也。氣盡則散。安有不散者棲於冥冥之中。二說請問。先生曰。一眞原自不散。試看堯舜湯文周孔顏曾。精神俱在眼前。無一事一時而非堯舜周孔之道。即匹夫節俠一事。到足色處。其精神便自不散。若當生時已淹淹無氣。何有於沒後乎。仁人孝子。祭鬼神則鬼神在。祭祖宗則祖宗在。只以本諸身者對天地質鬼神。

保定府尹幡然陳坦介魏一鰲來晉。新鄉張欲嘉獲嘉王攀桂郭采趙濬原武胡公緒從學。

十二年癸丑。九十歲。

在夏峯。先生云。人生如逆旅。寧幾何時。不蚤自豎立。思所以不生而存不死而亡者。以答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得啓手啓足之際。我所攜之而來者。絕無所攜之而去。此之生也眞同生。而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憐。子曰。朝聞夕可。蓋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顏子好學。有進無止。使稍爲悠忽。三十二歲瞬息過矣。顧我同人互相策勵。隔遠不及晤者。遙相語教。即如對老夫面語也。

正月。先生命魏一鰲輯北學編成。先生序略云。學術之廢興。繫世運之升降。前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甚殷。亦後學之大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友千古哉。此編中所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見立言致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程朱。克齋傳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微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施僞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兩先生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魏子蚤歲掛冠。亟亟以表章前哲自任。則其居心可知矣。

二月。成都費此度來學。此度名密。寓揚州。自其父某得先生歲寒集。讀而悅之。遂令受學。先生掃室亭以留之。因艱於聽。此度嘗以手代口。有答書云。老夫年忽九十。耳目氣血衰耗。無以益吾子。遠來就正之意。念衰朽少承家學。自先祖沐陽公與陽明高弟鄒東廓之子諱美者。同舉京兆。得聞其家學。故平生口無僞言。身無妄動。以躬行教子若孫。老夫奉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此淵源之所自而尤得良友鹿伯順夾助之力居多。伯順深得陽明之學者也。老夫近見得學問一事。原不在尋行數墨。較量字句之間。建安青田姚江。皆效法孔孟。雖若不同。俱非立異。我輩只要眼闊心虛。實求自信。不必拾人牙慧。隨人轉移耳。

登封耿逸菴介來學。逸菴由翰林出爲大名道。有惠政。是年介湯斌受學。先生曰。君嘗秉憲大名。余父母邦也。曷可以公祖而在弟子列。逸菴執禮愈堅。每辰起。隨門人侍坐。請益。不稍輟。先生手書答之云。數日來或口語相印。或手

疏相質。具見近裏着己。知行並進之功。君猶兢兢於氣質之未能變化。途徑之或有差失。此足見好學之切矣。嘗聞鹿伯順言說心在事上見。說已在人上見。離事物而虛談性命。性命何着。外性命而泛言事物。事物何歸。質所云敬恕本體功夫。一齊俱到。變化氣質。須戒慎操存。久則不放。方能見活潑潑地。而氣質自能變化矣。事無棘手。從學無歇手來。

山陰姜定菴遣其子垚來問學。定菴爲劉念臺門人。寄其師遺書。暨易說至。

臨漳王荷與孫爾域介耿極來從學。先生云。聖人垂訓立教。直欲天下萬世。皆入於聖賢之域。其四教曰。文行忠信。其雅言曰。詩書執禮。只是在用上說。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後秦漢儒者。多求諸訓詁。漸失明道說性命。入微妙矣。紫陽出。不得不從躬行實踐上說。知得孟子之言。便知孔子之言精妙。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之語。看實鍾國士前在覃懷。同其師郭九如從遊。至是復來問學。先生留課諸孫。手示有云。聖人之言。極坦易。極精微。是在讀者之會。如顏路請子之車子路使門人爲臣。景逸以爲窮理盡性之志。獨異於佛氏言性處。念菴謂夫子當日。原自說得分明。氣車買槨。無臣有臣。正是一副見放道理。愚不肖可與知者。此之謂天然自有之理。此之謂天然自有之性。門人輩只爲私意所動。故憤憤。所先生皆大儒。而所見如此。不善會之。又成朱陸矣。要知劉之見從高出。有前說不可無後說。正不妨并存耳。

六月。十三曾孫用樞生。溥長子。

先生爲懷友詩。有序。余生平借良友提攜之益。晚年耄廢。尤感及門之助。我秋夜不寐。因爲懷友詩一章。以誌老懷。往者悵志氣之未申。存者感河山之修阻。日月易邁。諸友其知余心否耶。○孔聖有四友。又復借六侍。顧我耄而病。同人

望更亟。匡我之不逮。諸賢時寤寐。補亮曰孔伯。富仁不肯避。明達蓮陸子。到手無辣事。新安勇向學。識力何超異。周州訟定盈。晚歸快其祕。寬天善補過。力爲明學地。垂老輕去鄉。鷹鸇共辰食。遲城有五疹。答問借筆記。智仲能知幾。介祺稱商寄。子新饒筱腸。錢升階薛儀。甫具識器構。斯安。曉貧守身明大義。理穆稱保汝。不以窮失意。退步震之賢。盧裏亦變智。騃臣有氣魄。熙侯無俗累。子石稱儒蕩。含眞嚴指視。天章多慧根。子亮本美質。旅公孝友人。景子嘉其志。儔蘭與裕卿。問學漸有次。堯盟拘圖詔。鄂州辯學字。廉幹推逸菴。此度博綜備。進邇而修業。努力各自治。我年已九十。燭光安足熾。願言日有長。助我勿失墜。

彰德許典三名三禮。赴海寧任。過夏峯問學。先生曰。夫子固言之矣。事大夫之賢。反士之仁。事字友字中是。夫子所以陶鑄士大夫以成其賢與仁。徒事之友之。豈夫子皆子貢之意。大人格君心之非。孝子喻親於道。方成其爲忠孝。成己成人。正己物正。此方是孔孟本領。○又答書略云。來字本末內外。一齊俱到。所謂把柄在我。觸處皆靈。衰老之人。不禁踴躍稱快。僕嘗思濂溪三個希字。是直要到天上。天是何境地。人如何可到。濂溪此語。是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看出。自志學到知天命耳。順從心行住坐臥。刻刻皆與天游。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他人皆信不及。子思獨從安排不得處。下個天命字。從不假造作處。下個率字。又從一氣渾然不可名狀處。下個中字。獨字。正是希天嫡傳。曾子乃於明德。即是希天。須在物上討個的。當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是物。格即神之格。感之格。感而遂通之謂。學者不以心爲物役。卻時時與物酬酢。無一事不是分內。須將戒懼之心。時時提起。孝子之事親。與仁人之事天。原非岐觀。正札中本體功夫。渾然俱到。持此以仕。居家以此。居官亦以此。第求自信。隨時自有證悟也。

十一月。先生命湯斌輯洛學編成。

先生序略云。洛爲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黃河蜿蜒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祕。而渾龐淳樸之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的。學者於人倫日用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關甚鉅也。厥後廢而復明。絕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識大識小。各有傳人。余移家夏峯。每懷思往哲。悵

微言之未泯。念絕學之當興。湯子少負遠志。壯歲即以病請孜孜斯道爲己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即得。表前修以興起後學。如射者之趨的。必期於度。如舟子之涉海。必操其舵。所謂呼之使靈。叩之使寬。千載上下。南北海。心同理同。又何有於洛以暨濂與關閩耶。蓋學以希賢。希聖爲歸。而其最初發願。一直便到希天上。至其中道路之迂曲。識力之偏全。自不能強之同。迄其所歸。川流者以此。敦化者亦以此。自不得有異也。

十三年甲寅。九十一歲。

在夏峯。元日詩有序。偶誦康節焚香告天詩。因爲句貽湯孔伯。以孔伯視余文。援康節相擬也。○我於古人。實所從。生平最愛堯夫叟。先生生當全盛時。羣賢功業乎何有。不事王侯鑄羣賢。摶挽乾坤道在手。與來爲吟自在詩。客至且飲歡喜酒。林間高閣望中希。花下小車不來久。焚香每誦告天詩。先生心事昭泰斗。外王內聖此一身。安老懷少而信友。湯子擬我愧非倫。先生敢敢不敢偶。懷古詩成欲寄君。曉起果風撼在柳。

人日集周春雨尹芝仙于兼山堂。時聞警。或問軍興。無人不騷動。學問應如何。先生曰。古人無事。常若有事。有事卻如無事。禹之行水。疏瀹決壅。皆是應如何而如何。所以謂之行其所無事。果能行所無事。天闢地陷。皆定數也。不能行所無事。鵲噪鴉鳴。皆異事也。

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水到渠成。易云天下何思何慮。此是學問第一義。

先生語諸門人曰。一生苦樂。惟人自取。止爭看的破看不破。少之時。謀望于進取。得失分而憂樂形焉。得者幾人。其壯也。馳逐于功利。貴賤別而榮辱招焉。貴者幾人。其老也。屬意于子孫。賢不肖異而成敗係焉。賢者幾人。看得破。皆天定之數。豈容一毫介意于其間。此等處既無介意。則無時無處。而不可領天地四時之趣。視世人之毀譽欣戚。浮沉聚散。爭如我山房白雲之卷舒。無定形。來去無定方也。古之達人高士。誰非吾師。誰非吾友。其無愧怍于心者。自然睟盎於面背。故學者須尊孔顏之樂。無此樂。終難語自得。

四月。序容城縣志。先是崇禎癸未。邑令胡葵衷以志稾付先生。至是先生作序。付趙士麟授之梓。

安邑焉允錫。與其育德書院同學周世澤。吳君炤。薛良璉。楊寰初。邱繽汾。楊念祖。張宏憲。王昊之。王蚤斗。南初謙。喬宏德。景之垣。劉日益。陳所蘊。謝鼎。南二謙。郭繩汾。劉枋。鄔。張宿。張。劉喬。鄔。王一中。馬惠。楊天爵。遙拜稱弟子。

十四年乙卯。九十二歲。

正月。先生輯蘇門紀事。先生嘗考蘇門遺事數十則。尚未成帙。至是復錄此編。合而成紀事二卷。

耿逸菴錄其與御衆問答書來質。御衆云。要希聖只是收斂。非謹慎之謂。去其所本無。全其所本有而已。逸菴云。吾聞之師曰。學問之着落。在日用倫常。能于此中見得。觸處皆天命流行。便是透得大原本所在。我輩果有戒懼工夫。久則氣質自然變化。竊意日用間。體認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時時小心翼翼。而後觸處皆天命流行也。先生曰。寬夫所云收斂非謹慎。謂須求此心恬適。使生機盎然。勿墮枯槁一路。逸菴所云。體認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本體工夫。一了百當。正與寬夫互相發明。所謂分之而無可分也。此事各就所歷處自修自證。到一層便覺一層非止境。

大名熊洛。紱子夢飛。同廣平宋拱微。安陽步翔從學。李梅村遣其子李對受學。新安劉繹祖舊以姻誼事先生。至是正師弟之禮。

漆繼倬。世昌同御衆來問學。先生曰。學問原是全體大用。一了百當之道。學者只從事于此一事。更無不盡。所謂一事者。復性而已。如樂正子何如人。孟子便從可欲之善。直推到美大聖神地位。此可欲之善。便是人之性善。從來惟堯舜孔子。方能滿此善之量。故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只此一點性善。終身學之不盡。豈非全體大用。一了百當者乎。

明說問先生宗旨。答書云。耿耿寸心。惟此共學一事。是非毀譽。勘之已明。疾病死生。守之頗固。返顧生平。雖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衡準經緯。原是千聖眞血脈。非語言文字承當。故說個心而在事上見。說個己卽在人上見。說高遠在卑邇上見。說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厲。不敢將就冒認者。只是愼獨而已。數十年來奉教於師友者。以此印證於同學者亦以此。一息尚存。益當共勵也。語諸子曰。吾十有五章。是夫子自述年譜也。孟子願學孔子。所稱可欲之善。卽孔子志學之矩。有諸己則立矣。充實之美。則不惑矣。充實而有光輝。則天命流行。有威有儀矣。大而化聖。不可知。則耳順從心矣。充實可爲。光輝不可爲。我輩爲學。亦只在立與不惑上着手。下學而上達。在其中矣。

談朱學者。以朱學無流弊。談王學者。以王學無流弊。二者皆有偏處。紫陽之後。實病不可不洩。姚江之後。虛病不可不補。救紫陽之流弊。子靜其對症。救姚江之流弊。念菴其對症。夫子四友六侍。皆實有受益處。非虛語也。舜之五臣。武之十亂。皆眞師眞友。所以成虞周之治。不能親師取友。只是不虛心有執見。我輩當自體認。

入春。先生飲食倍健。戚友門人來者。談論夜分忘倦。至三月內。忽感風寒。微汗漸解。而食不甘味。每飯猶飲酒一盃。氣弱艱於講說。手書日譜云。學問以了達生死爲極詣。然世之所謂了達生死者。輕生輕死。非眞能達生達死也。眞能達生死者。則生不徒生。而生足取重于世。死不徒死。而死足取重于世。顏子一聞四勿之旨。則請事斯語。由雖在四友六侍之列。然未知生。焉知死。如由也而能承當。夫子必不曰不得其死然。能了達生死者。必不敢忘吾父母所遺之體。目能視。視還明。耳能聽。聽還聰。口能言。言還從。四體能動。動還禮。是之謂天下之大孝。惟天下之仁人。居能爲天下之孝子。言能自重其生與死。故能大其父母之所遺也。若以輕生死爲達生死。則荆聶一流人。皆稱聞道者矣。

四月二十一日己酉未時。先生卒。

自朔日先生即病劇。不能粒食。

二日。郝雪海塞外書至。猶手跋云。老夫日益衰。天地生生之氣。不以遠阻。不以老間。千古聖學。皆本諸天。我輩果信得及。無非光大化日。便省許多葛藤矣。

七日。曲周王體健介申淵光字來從學。先生以其年逾六十。力學有年。不宜在弟子列。且危病不可以受徒。體健堅請。先生猶整衣冠相對。侍疾數日。始別去。先生口授曰。學問之事。在躬不在口。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此外更無他說。我輩試自認天是何體。則一切可相忘于無言矣。

十日。爲曲周路文貞公振飛書殉難遺事。先生不食。神氣雖日弱。辰起猶櫛沐。令子孫扶掖稍坐。但不能多言。而色甚愉。

十四日。病益篤。

十五日。諸門人侍左右。先生各有勉勵之言。子孫各有勉囑。復舉筆書云。吾將去矣。此後勉之。全在爾等肩師傳。率父顯祖。古今大題目。須自己做一番。

十九日。先生云。子靜病時。令衆人俱退。靜以休息。是學問實際。

二十一日巳刻。喉中微有痰。命扶坐着衣冠。執立雅手書江村二字。適韓鼎業自鈞陽來省。伏榻前。悲咽不勝。先生猶執手熟視。連呼子新。移時遂長逝矣。門人與含殮者五十餘人。子孫暫元服斬衰。齊衰者三十餘人。官師紳士。下至負販耕傭跛瞽殘疾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皆匍匐奔弔。哀聲震地。或遠不能即至者。爲位哭。哭後有永年陳章。猶以書正師弟之誼。安平靳閣然千里來謁。自述以官羈滯。不得受學。對像以所學相質。泣下沾襟。李煉菴亦以數年奉教。未得一面。拜像長號。其僕役皆爲感動。

十月十六日。葬先生於夏峯東原。先生繼配楊孺人。原寄厝夏峯。已二十五年矣。先生素不泥堪輿家言。愛東原平敞。附近夏峯居第。遂卜兆于此。遷楊孺人祔葬焉。元配槐孺人。原葬容城祖塋。先生遺命留北地。諸子爲槐孺人置木主具衣衾。得祔葬。門人湯斌爲文誌其墓。容城亦奉先生衣冠。暨楊孺人木主與槐孺人合葬焉。

是月輝邑合衛郡紳士請祀先生於百泉書院。百泉舊有聖廟。即宋之太極書院也。兩廡列祀周程暨宋元寅儒。先生歿。闔郡紳士合詞上請學使。俾塑像列主。春秋得奉祭祀。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孫夏峯先生年譜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編次者　湯斌等

訂正者　方苞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邢

✤E五三〇八